

早期佛教經典的模板現象 ——以含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經群為例^{*}

釋見勛^{**}

摘 要

早期佛教經典如何具有高度一致性，又包含許多變異？本文嘗試以模板與變項來解釋，鎖定巴利尼科耶中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先做定型文句分析比較，再由其相關經群探討經文模本現象；同時，也與漢譯阿含對應經比較。漢巴兩系經群，都有運用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及相關經文模板；相形之下，巴利系經群較有朝向系統化編輯的趨勢，但也有少數未統一的經例。經文模板和定型文句很可能是早期佛經集成和口傳的工具，有固定模式方便經文編纂，也有助於記憶和口傳合誦；而隨主題而更動的變項則能兼顧解說、教學所需的彈性。

透過經文模板分析經群的整體架構、定型文句以及變項，很容易觀察出以下情形：同主題，但教學架構不同而著重不同法義；或者不同主題，但運用同樣教學架構而強調同一法義。如含佛陀證悟宣言經群中，除不同版本的《轉法輪經》記載佛陀以如實證知四聖諦三轉十二行而悟入無上正等覺外，大部分是關於味患離的教學、及其結合四聖諦所衍生之集滅味患離教學。因此，

2019.03.04 收稿，2019.06.21 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曾於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主辦之 2018 年台灣印度學工作坊發表，感謝越建東教授及與會大眾寶貴回饋。修訂稿蒙二位審查委員提供改善建議，讓筆者獲益良多，一併致上誠摯謝意。

^{**} 作者係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博士，Junior Fellow of Hong Kong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運用經文模板和變項分析早期佛經，有助於早期佛教跨語言、跨部派對應經文的比較研究。

關鍵詞：口傳文獻、巴利尼科耶、阿含經、定型文句、佛陀證悟



壹、前言

一、早期佛教口傳文獻

早期佛教經典是源之於印度的口傳文獻，很多特點無法用西方口傳文獻的傳統來理解。其中最大問題是，如何解釋早期佛典既呈現相當的一致性，又包含有許多變異。Lance Cousins 將早期佛教經典類比於西方口傳敘事詩（oral epic poetry），是一種即席式（improvisation）演出的結果，即興拼湊成份很多，所以造成很多變異。¹ Richard Gombrich 則偏重解釋早期佛典的一致性，認為早期佛典的集成和傳誦是有固定文本和系統化的審慎集成（deliberate composition）。² 兩種不同觀點引起很多討論，³ 較多學者傾向不贊成早期佛教口傳文獻是一種即席演出的即興創作。⁴ 主要理由之一是，早期佛教經典和西方口傳文獻根源的文化背景並不相同。所以 Gombrich 主張早期佛教口傳文獻應該是借鏡同屬印度文化的婆羅門傳統，比較接近傳承吠陀文獻的口傳系統；兩者都是由宗教專職人員來口誦經典，是為了傳承宗教重

¹ L.S. Cousins, "Pali Oral Literature," in *Buddhist Studies: Ancient and Modern*, ed. P. Denwood, & A. Piatigorsky (Curzon Pr., 1983), 1-11.

² 參 Richard Gombrich, "How the Mahayana Began," *Journal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1 (1988): 29-46.

³ 兩個相反意見的比較討論，詳見越建東，〈西方學界對早期佛教口傳文獻形成的研究近況評介〉，《中華佛學研究》第8期（2004年3月），頁327-348。

⁴ 如上 Gombrich 於 "How the Mahayana Began" 一文中的意見。還有 Anālayo, "Oral Dimensions of Pāli Discourses: Pericopes, Other Mnemonic Techniques and the Oral Performance Context," *Cana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3 (2007): 5-33. 以及 Alexander Wynne, "The Oral Transmission of the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7, no. 1 (2004): 97-127. 和 Paul Williams & Anthony Tribe, "The Doctrinal Position of the Buddha in Context," in *Buddhist Thought: A 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Indian Tradi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34.

要神聖的內容，並非為了娛樂，是非常重視內容和遣詞用字的正確。⁵ 將其類比於吠陀文獻傳承，雖較西方敘事詩的口傳傳統來得接近早期佛教經典的根源，但仍是間接推論，不如能直接從早期佛教文獻的材料中找到適合的理論。⁶

二、定型文句之界定

為直接探究早期佛教經典集成和傳承的機制，本文由早期佛教文獻的重要特色下手，鎖定早期佛經中高頻率出現的固定片語、句子、公式、清單等現象來討論。這些重複出現的固定表達模式統稱為「定型文句」（fixed wording, fixed expressions），顯然是有助於記憶和口傳。雖然定型文句是早期佛教經典明顯而矚目的現象，但相關研究還不多，⁷ 學界對這類現象尚未有統一的指稱和定義，「定型文句」是越建東試圖統一的稱謂，他提

⁵ 參 Gombrich, "How the Mahayana began," 31. Bhikkhu Anālayo 也強調印度文化背景的重要，見 Anālayo, "The Brahmajāla and the Early Buddhist Oral Tradition,"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at Soka University* 17 (2014a): 41-59.

⁶ 如越建東於〈西方學界對早期佛教口傳文獻形成的研究近況評介〉所倡議。

⁷ 目前比較重要的研究有：Mark Allon 整理研究了往詣公式，分析了《優曇婆羅獅子吼經》一經；Allon 將他的博士論文出版為專書：*Style and Function: a study of the dominant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prose portions of Pāli canonical sutta texts and their mnemonic function*, i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a Monograph Series XII*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Advanced Buddhist Studies, 1997)；並將重點提要為一篇期刊論文："The Oral Composi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Early Buddhist Texts," in *Indian Insights: Buddhism, Brahmanism and Bhakti: Papers from the Annual Spalding Symposium on Indian Religions*, ed. Peter Connolly & Sue Hamilton (London: Luzac Oriental, 1997), 39-61。還有越建東博士論文整理了《沙門果經》及相關經群的禪修公式：Yit, Kin-Tung, *A Stereotyped Structure of the Path in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āli, Sanskrit, and Chinese Sourc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Bristol, 2005)；該博士論文的重要內容也整理為期刊論文發表：越建東，〈早期佛教文獻中所載一個典型佛教修行道架構及其來源之探討——以漢譯四《阿含經》和巴利四尼柯耶為代表〉，《中華佛學學報》19 期（2006 年 7 月），頁 147-178。

出明確的定義如下：⁸「定型」，包括長度和意思兩方面的固定，並且運用在文體、內容上也有一定的模式；至於「文句」則指稱各種長度不一的固定化內容表達。⁹為使討論目標能更明確，越建東將定型文句依長度不同分成三類：（1）固定片語（set phrase）為成套的詞組、片語，但未成一完整句子；（2）定型句（fixed sentence），是以一個完整的句子為單位；（3）公式述句、公式（formula），為數個定型句組成一較長段落、清單、修道次第等。¹⁰本文將沿用這樣的分類，但因為「公式」容易在本文中和其他指稱混淆，所以將超過一個句子以上的長段落也稱之為定型文句。總之，本文中的定型文句一詞涵蓋範圍最廣，廣義統稱三種不同長度的固定表達模式，狹義則表示當中最長單位的固定表達模式。越建東強調不同長度的定型文句並沒有特定的附屬關係，較小單位的固定片語或定型句，是可多方面運用在不同的文脈中的。¹¹他觀察到定型文句非一成不變，其基本變化來自不同單位的增加或減少，¹²因而倡議探討哪些是固定不變而經常使用在定型文句中的基本成份、或基本單位。¹³

三、經文模板

了解早期佛教文獻集成和傳承的可能機制，除探究定型文句構成的最小基本單位，本文建議也可著眼於早期經典另一種較大規模的文體特色，即某些經群其整體架構有重複出現的固定

⁸ 越建東，〈巴利經典文獻中定型文句的一些特徵〉，《臺大佛學研究》第14期（2007年12月），頁45。

⁹ 巴利文為 *pada-vyañjana*，古代漢譯為「文句」，泛稱佛典的內容和字句。參越建東，〈巴利經典文獻中定型文句的一些特徵〉，頁46。

¹⁰ 越建東，〈巴利經典文獻中定型文句的一些特徵〉，頁47。

¹¹ 同上，頁50。

¹² 同上，頁57。

¹³ 同上，頁50。

模式，在此稱之為：「經文模板」。模板的概念，來自 Bhikkhu Bodhi 提到巴利《相應部》的文體特色有「模板對應經群」（template parallels）的現象，亦即這些經群是根據同樣類型的模式（formal pattern）架構而成，但套用於該模式的內容卻不相同。¹⁴ 比如運用同樣公式（formula）的同一敘述，可套用在蘊、處、界等不同類別的主題上。他指出「模板對應經群」顯示經文的教學包含兩部份，一是由經文模板呈現的型式成份，另一是套入模板的內容材料部份。那麼透過分析模板，即可知道經文的編輯者是如何處理內容成份的。Bhikkhu Bodhi 所指之經文型式成份，即本文所謂的經文模板；而內容材料部份，本文為簡化討論稱之為變項（variable）。

四、本文目的

本文主要分析討論巴利尼科耶中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再以包含佛陀證悟宣言的相關經群來討論經文模板的現象。先做定型文句基礎研究，蒐集整理同類定型文句，比較不同經文中的佛陀證悟宣言，探討定型文句同中有異的現象；然後從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擴大至相關經群的經文架構分析比較，探討經文模板的現象。

關於經文模板的討論，最主要是以模板的概念來解釋早期佛典集成和傳保留的機制，如何導致既有相當的一致性但又包含許多變異的結果。早期佛典的諸多變異，大多數學者認為不可能是因為個人即席口誦而隨興改變或臨時拼湊的結果，如印順說：「從不同傳說而來的經法，要大眾共同來審核……雖

¹⁴ 見 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A Translation of the Samyutta Nikāya*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37。

然，說有了增損，但這是展轉傳來，代表多數人的意見，而不是憑個人臆造的。」¹⁵ 從佛教本身的經、律文獻佐證，佛教早期經典的集成和保存必須透過僧團合誦（*saṅgīti*），因而需要到逐字（*verbatim*）的高度準確。¹⁶ 本文提出的經文模板具有固定的架構，又包含可代換的變項；前項固定元素有助於記憶背誦和分析某些經群，不會造成僧團合誦的困擾，而可變換的元素套入固定的模板即可有效率地編輯、產生許多不同經文，彈性適應教學上不同的需要。

貳、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比較

一、分析巴利系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

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是早期佛典中經常出現的固定化表達，用在佛陀宣稱自己悟入無上正等覺，是由三個定型句（*sentence*）所組成。略分為正、反敘述兩大部份，先是反說，再為正說。細分為三部份：第一為反面條件句，表達「只要還未達到某種特定條件（X），不宣稱悟入正覺」；第二為正面宣稱「因達到該特定條件（X），故宣稱悟入正覺」；最後陳述所生起的解脫智見。在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裡面的變項，即某種特定條件（X），為含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經群中各經主要的變異處。以下將先分析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中較小單位的定型句

¹⁵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76年），頁248-249。

¹⁶ 見諸於早期佛教文獻的佐證如 MN 103，DN 29，DN 33；Vin 169，Vin 75，Vin 185-186，Vin 159；參 Bhikkhu Sujato and Bhikkhu Brahmalī,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 (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2013), <http://www.ocbs.org/lectures-a-articles-ocbsmain-121/online-publications/69-online-publications/339-the-authenticity-of-the-early-buddhist-texts>, 2013, 51-52。檢索日期 2019 年 5 月。

和固定片語，並和漢譯阿含經比較，再深入探討《轉法輪經》中的佛陀證悟宣言文句，。

首先，以巴利系 SN 35:13 為例分析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

- (1) *Yāvakīvañcāhaṃ, bhikkhave, imesaṃ channaṃ ajjhattikānaṃ āyatanānaṃ ev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ṃ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nābbhaññāsiṃ, neva tāv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ti paccaññāsiṃ.*¹⁷

比丘們！只要我對六內處不如實證知：樂味是樂味、過患是過患、出離是出離，比丘們！我在這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不自稱已悟入無上正等覺。

- (2) *Yato ca khvāhaṃ, bhikkhave, imesaṃ channaṃ ajjhattikānaṃ āyatanānaṃ ev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ṃ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iṃ, atha-a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¹⁷ 英譯：So long, bhikkhus, as I did not directly know as they really are the gratification, the danger, and the escape in the case of these six internal sense bases, I did not claim to have awakened to the unsurpass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Māra, and Brahmā, in this generation with its ascetics and brahmins, its devas and humans. 出處：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1137。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ti
paccaññāsim.*¹⁸

比丘們！但當我如實證知六內處樂味是樂味、過患是過患、出離是出離，比丘們！我才在這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世代中，宣稱已悟入無上正等覺。

(3) *Ñāṇaṅca pana me dassanaṃ udapādi: ‘akuppā me vimutti, ayamantimā jāti, natthi dāni punabbhavo’”ti.*¹⁹

又，知見於我生起：我解脫不動搖，此為我最後生，現在不再受後有了。

第一部分的反面條件句是由 *yāva-tāva* (so long as) 組成，表達「只要」如何的條件，句中 *na-tāva* (not yet) 表示否定意思「還未」。²⁰ 第二句由 *yato* 起始 (*ya* 的從格，表示原因)，並且用 *kho-atha* 的句構接續第一句的負面敘述，表達「但是、然而」(but)，帶出和第一句立場相反的陳述，亦即正面地宣稱達到證悟的理由。第三句陳述解脫智見，將於下一個段落仔細討論。將上面引用的佛陀證悟宣言定型句之前兩句，簡化為以下公式以方便比較，如表一。

¹⁸ But when I directly knew all this as it really is, then I claimed to have awakened to the unsurpass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 this world with ... its devas and humans. 出處同上註。

¹⁹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arose in me: ‘Unshakable is my liberation (of mind); this is my last birth; now there is no more renewed existence. 出處同上註。

²⁰ 句首 *Yāvakīvañcāhaṃ* 可拆解為：*yāva* + *kīva* + *ca* + *ahaṃ*；其中 *kīva* 為表示程度的副詞。

表一：佛陀證悟宣言前二句比較

		主詞	否定	變項 X	否定	主詞	
第一句 反說	<i>Yāva+</i> <i>kīva+ca</i>	S	na	<i>[O+</i> <i>V(abbhaññāsīm)],</i>	<i>na+eva+</i> <i>tāva</i>	S	O[正覺宣言] <i>ti+V(paccaññāsi)</i> .
第二句 正說	<i>Yato ca kho</i>	S		<i>[O+</i> <i>V(abbhaññāsīm)],</i>	<i>atha</i>	S	O[正覺宣言] <i>ti+V(paccaññāsi)</i> .

由簡單公式比較，可發現第一、二句，除了文法上用以表達否定和肯定的副詞、語助詞等不同外，主要的主詞、動詞、甚至固定片語都是重複的。第一句和第二句的主詞、動詞、受詞都一樣。既然是佛陀的證悟宣言，所以主詞都是 *aham*（我）第一人稱單數，即佛陀自稱，配合主詞的兩個過去式第一人稱單數動詞分別是 *abbhaññāsīm*（證知，原形為 *abhiññāti*）和 *paccaññāsīm*（宣稱，原形為 *paññāti*）。簡稱為「正覺宣言」的固定套詞是動詞「宣稱」*paccaññāsīm* 的受詞，藉由引號 *ti* 引導，可看到佛陀所宣稱的內容包括兩組固定片語，一是以處格為主的表地方固定片語，二為以 *abhisambuddho* 之過去完成分詞為主的「悟入無上正等覺」固定片語。簡單公式表達如下：

正覺宣言＝

表地方固定片語：在這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世代中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 悟入無上正等覺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ti*.

「悟入無上正等覺」（*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為一固定片語，除重複出現於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也見於不同經文的脈絡。²¹ 其中 *anuttaraṃ*

²¹ 其他經例，如有 MN 1, SN 47:12, AN 4:118, SĀ 498 等。

sammāsambodhiṃ 通常音譯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 SN 3.1 及其漢譯對應經 SĀ 1226 為例，記載波斯匿王問佛說：「世尊！我聞世尊自記說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人傳者，得非虛妄過長說耶？」²² 這組固定片語應是佛世普遍流傳的用語，表示已證得殊勝無比的覺悟境界。²³ 而「悟入無上正等覺」之前的表地方固定片語，可稱之為「天魔梵世間等」固定片語，以處格表示周徧這些領域，而暗示無人能出其右，也常見於早期佛經。²⁴

表二：巴利系含佛陀證悟宣言經群比較

	地點	對象	自傳敘述引言	佛陀證悟宣言中之變項 X	智見
SN 14:31	<i>Sāvatthiyaṃ viharati.</i>	<i>bhikkhave</i>	v	<i>imāsaṃ catunnaṃ dhātūnaṃ evaṃ assādaṇca assādato ādīnavaṇ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iṃ</i> （如實證知四界味患離）	v
SN 14:32	<i>Sāvatthiyaṃ viharati</i>	<i>bhikkhave</i>		<i>imāsaṃ catunnaṃ dhātūnaṃ assādaṇca assādato ādīnavaṇ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iṃ</i> （如實證知四界味患離）	v
SN 22:26	<i>Sāvatthinidānaṃ.</i>	<i>bhikkhave</i>	v	<i>imesaṃ pañcannaṃ upādānakkhandhānaṃ evaṃ assādaṇca assādato ādīnavaṇ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iṃ</i> （如實證知五取蘊味患離）	v

²² CBETA, T02, no. 99, p. 334c17-19。

²³ 又如 SĀ 592：「有沙門瞿曇，是釋種子，於釋種中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為佛。」CBETA, T02, no. 99, p. 157c1-4。

²⁴ 其他經例如：MN 18, AN 4.21, AN 4.127, MĀ 115, SĀ 1188 等。

	地點	對象	自傳敘述引言	佛陀證悟宣言中之變項 X	智見
SN 22:27	<i>Sāvatthinidānaṃ</i>			<i>imesaṃ pañcannaṃ upādānakkhandhān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i> （如實證知五取蘊味患離）	v
SN 22:56	<i>Sāvatthinidānaṃ.</i>	<i>bhikkhave</i>		<i>ime pañcupādānakkhandhe catuparivaṭṭaṃ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i> （如實證知五取蘊之四轉）	
SN 35:13	<i>Sāvatthinidānaṃ.</i>	<i>bhikkhave</i>	v	<i>imesaṃ channaṃ ajjhattikānaṃ āyatanānaṃ ev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i> （如實證知六內入處蘊味患離）	v
SN 35:15				<i>imesaṃ channaṃ ajjhattikānaṃ āyatanān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i> （如實證知六內入處味患離）	v
SN 35:14,		<i>bhikkhave</i>	v	<i>imesaṃ channaṃ bāhirānaṃ āyatanānaṃ ev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i> （如實證知六外入處味患離）	v
SN 35:16				<i>imesaṃ channaṃ bāhirānaṃ āyatanān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i> （如實證知六外入處味患離）	v
SN 48:21		<i>bhikkhave</i>		<i>imesaṃ pañcannaṃ indriyānaṃ samudayañca atthaṅgamañca assādañca ādīnavañca nissaraṇaṇca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i> （如實證知五根集滅味患離）	v

	地點	對象	自傳敘述引言	佛陀證悟宣言中之變項 X	智見
SN 48:28		<i>bhikkhave</i>		<i>imesaṃ channaṃ indriyānaṃ samudayaṇca atthaṅgamaṇca assādaṇca ādīnavaṇca nissaraṇaṇca yathābhūtaṃ abbaññāsim</i> （如實證知六根集滅味患離）	v
AN 3:103		<i>bhikkhave</i>	v	<i>evaṃ lokassa assādaṇca assādato ādīnavaṇ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aññāsim</i> （如實證知世間味患離）	v
AN 3:104		<i>bhikkhave</i>		<i>lokassa assādaṇca assādato ādīnavaṇ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aññāsim</i> （如實證知世間味患離）	v
SN 56:11	<i>bhagavā bārāṇasiyaṃ viharati isipatane migadāye.</i>	<i>bhikkhave</i>		<i>imesu catūsu ariyasaccesu evaṃ tiparivaṭṭaṃ dvādas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ñānadassanaṃ suvisuddhaṃ ahoṣi</i> （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相善清淨的如實智見）	v
AN 7:50		<i>brāhmaṇa</i>	v	<i>imesaṃ sattannaṃ methunasamyogānaṃ aññataraññataraṃ methunasamyogaṃ attani appahīnaṃ na samanupassim</i> （不見七種淫慾結之任一淫慾結末被捨斷）	v
AN 8:64	<i>bhagavā gayāyaṃ viharati gayāsīse.</i>	<i>bhikkhave</i>	v	<i>evaṃ atṭthaparivaṭṭaṃ adhidevaññadassanaṃ suvisuddhaṃ ahoṣi</i> （有關於天神八轉的善淨智見）	v
AN 9:41	<i>bhagavā mallesu viharati uruvelakappaṃ nāma mallānaṃ nigamo</i>	Ānanda	v	<i>imā nava anupubbavīhārasamāpattiyo evaṃ anulomapaṭilomaṃ samāpajjimpī vuṭṭhahimpī</i> （順逆出入九次第處等至）	v

而在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中的變項 X，亦即能宣稱證悟要達到的特定條件，以 SN 35:13 為例，X = *imesaṃ channaṃ ajjhattikānaṃ āyatanānaṃ evaṃ assādaṇca assādato, ādīnavaṇ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如實證知六內入處的味是味、患是患、離是離）。分析比較有佛陀證悟宣言的經群，變項 X 是證悟宣言定型文句中各經主要差異的地方，詳見上表二。舉例如下：

- SN 22:56 : X = *ime pañcupādānakkhandhe catuparivaṭṭaṃ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如實證知五取蘊之四轉）
- SN 56:11 : X = *imesu catūsu ariyasaccesu evaṃ tiparivaṭṭaṃ dvādas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ñāṇadassanaṃ suvisuddhaṃ ahosi*（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相善清淨的如實智見）
- AN 9:41 : X = *imā nava anupubbavīhārasamāpattiyo evaṃ anulomaṇaṃ samāpajjimpī vuṭṭhahimpī*（順逆入出九次第處等至）

而其中和 SN 35:13 的變項一樣是和味患離的教學有關的經群，佔這部份經群將近八成；而和味患離的教學有關的 X 變項，又可發現有一固定模式：

X = imesaṃ X' evaṃ assādaṇca assādato, ādīnavaṇ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ṇ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如實知這 X' 的味是味、患是患、離是離）。

由指示代名詞 *imesaṃ*²⁵（複數）所指示的次變項 X' 是隨各經主題不同而可代換的部份，通常是某種法數。X' 在尼科耶中的內容有：四大（SN 14:31、SN 14:32），五取蘊（SN 22:26、SN

²⁵ *ayaṃ* 為其之原形、單數。

22:56)，六內入處（SN 35:13、SN 35:15），六外入處（SN 35:14、SN 35:16），世間（AN 3:103、AN 3:104）。但除 X' 的部份有變化以外，味患離的部份也會有所變化，如衍生為集、滅、味、患、離，舉例如下：

- SN 48:21：

X = *imesaṃ* X' [= *pañcannaṃ indriyānaṃ*] *samudayañca atthaṅgamañca assādañca ādīnavañca nissaraṇañca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五根的集、滅、味、患、離）。

- SN 48:28：

X = *imesaṃ* X' [= *channaṃ indriyānaṃ*] *samudayañca atthaṅgamañca assādañca ādīnavañca nissaraṇañca yathābhūtaṃ abbhaññāsīṃ*（六根的集、滅、味、患、離）。

二、探討解脫智見定型句

在巴利尼科耶所見的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除上述反說、正說的兩句外，還有最後一句「解脫智見定型句」：*Ñāṇañca pana me dassanaṃ udapādi: 'akuppā me vimutti, ayamantimā jāti, natthi dāni punabbhavo' ti.*（知見於我生起：我解脫不動搖，此為我最後生，不受後有）。²⁶ 這句引號 *ti* 當中的“*akuppā me vimutti, ayamantimā jāti, natthi dāni punabbhavo*”也是早期佛典經常出現的定型化表達，Alexander Wynne 稱之為「簡短解脫片段」

²⁶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arose in me: 'Unshakable is my liberation; this is my last birth; now there is no more renewed existence. 英譯出處範例可見 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874。

（simple liberation pericope）；²⁷ 之所以稱為簡短是相對於較長的定型句 “*Khīṇā jāti, vusitaṃ brahmacariyaṃ, kataṃ karaṇīyaṃ, nāparaṃ itthattāyā’ ti abbhaññāsi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皆辦，自知不受後有）來說。

根據 Wynne 對巴利尼科耶「簡短解脫片段」的觀察，其特殊處在於只用於佛陀的證悟，除 MN 26《聖求經》有用於五比丘的證悟外。因此以《聖求經》為較早經典的前提下，他認為該簡短解脫片段在 MN 26 之後，被上座部（Theravāda）刻意只用於佛陀的證悟，而弟子的證悟則用較長的解脫智見定型句。Wynne 並佐以上座部律藏中同於《聖求經》佛陀證悟和教授五比丘證悟的情節為證，²⁸ 其中佛陀證悟用的是簡短解脫片段，但五比丘證悟用的是較長而通用於弟子的「我生已盡，梵行已立……」。²⁹ 所以 Wynne 認為簡短解脫片段原本在 MN 26《聖求經》是通用於佛陀和弟子（五比丘）的解脫，但之後變成是專屬佛陀解脫的定型句了。在巴利尼科耶，所謂簡短解脫片段的確都用於佛陀的證悟，而且幾乎都出現在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中的最後一句；除 MN 26、MN 128 無整段的佛陀證悟宣言而有該簡短解脫片段。³⁰

某些定型文句的應用有特定的對象或情境，如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即是專屬佛陀用於宣稱證悟條件所用。但巴利尼科

²⁷ Alexander Wynne, *The Origin of Buddhist Medit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7), 18.

²⁸ 見 Vin I 11.29。

²⁹ Wynne, *The Origin*, 119, note 72.

³⁰ 在 PTS 版本，MN128 (M III 162.24) 的簡短解脫片段中，*cetovimutti* 取代了 *vimutti*。這種情況也發生在 AN 8:64 (A IV 305.4) 和 AN 9:41 (A IV 448.18)；不過 PTS 的編輯都有標註。在 Vin I 11.29 的解脫智見定型句也是用 *cetovimutti*。

耶「簡短解脫片段」的現象，在漢譯阿含的情形卻不太一樣。首先漢譯的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並不包括解脫智見這一句，而且在漢譯阿含沒有找到像巴利尼科耶中，可以依長度、或對象很清楚界定的兩種不同解脫智見定型句。至於 MN 26 的對應經 MĀ 204 用於佛陀證悟的句子是：「生知生見，定道品法，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³¹ 但用於五比丘則是：「如是，五比丘！比丘漏盡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³² 相反於 MN 26 沒有區別佛陀和五比丘證悟的做法，在 MĀ 204 反而有所區別。考察漢譯阿含其他有佛陀證悟紀錄的經文，用於佛陀的解脫智見定型句還有如 MĀ 72：「我生知見極明淨，趣向定住，精勤修道品，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³³ MĀ 157：「我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已，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³⁴ 不過這些定型句，在漢譯阿含是混用於佛陀和弟子的解脫，並沒有像巴利聖典那樣有所區分。就整體漢譯阿含來說，並無明顯專屬佛陀的解脫智見定型句，雖文辭略有不同，但都是通用於佛陀和弟子的解脫。

由上討論可見，對於佛陀和弟子的解脫是否需要透過不同定型文句來區分，巴利尼科耶和漢譯阿含是有不同的看法。就解脫的境界、內涵而言，佛陀和阿羅漢是沒有差別的，佛陀也說「我成阿羅漢」³⁵；不過佛陀也強調他的獨特在於無師自通，並且能於

³¹ CBETA, T01, no. 26, p. 777a17-18。

³² CBETA, T01, no. 26, p. 778b27-c1。

³³ CBETA, T01, no. 26, p. 539b6-8。MĀ 72 為 MN 128 的對應經。

³⁴ CBETA, T01, no. 26, p. 680b1-4。

³⁵ 見 EĀ 24.5，佛陀剛證悟要前往五比丘處，途中遇到優毘伽志（Ājīvaka Upaka），梵志問他從哪裡來、老師是誰？佛陀回答他的偈頌中：「我成阿

「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為說法」。³⁶顯然為凸顯佛陀和弟子地位不同，是區別解脫智見定型文句用法的目的。而漢譯阿含沒有區分，則著眼於解脫的內涵是相同的，如 MĀ 145 中阿難回答梵志瞿默目捷連（brahmin Gopaka Moggallāna）說：「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訶解脫，此三解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³⁷不過其巴利對應經 MN 108 中，阿難的回答卻是歸結於強調沒有一個弟子比得上佛陀，因為佛陀是自覺、顯發、教導解脫道者，弟子是追隨佛陀之後而證悟的；³⁸可見巴利尼科耶的立場相當強調佛陀為弟子師尊的地位，而不將佛陀與弟子的

羅漢……我亦無師保……」（CBETA, T02, no. 125, p. 618c6）。同樣的紀錄也見於 MN 26（M I 171）：“*Na me ācariyo atthi...Ahaṃ hi arahā loke...*”。

³⁶ SĀ 75：「如來、應、等正覺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通達無上菩提，於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為說法……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未得而得，未利而利，知道、分別道、說道、通道，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是名如來、羅漢差別。」（CBETA, T02, no. 99, p. 19c3-10）。同樣說法，也見於其巴利對應經 SN 22.58，以及 MN 108。

³⁷ CBETA, T01, no. 26, p. 656a1-3。

³⁸ MN 108（M III 15）：*natthi kho, brāhmaṇa, ekabhikkhupi tehi dhammehi sabbenasabbaṃ sabbathāsabbaṃ samānāgato yehi dhammehi samānāgato so bhagavā ahoṣi arahā sammāsambuddho. So hi, brāhmaṇa, bhagavā anuppannassa maggassa uppādetā, asaṅjātassa maggassa saṅjanetā, anakkhātassa maggassa akkhātā, maggaññū, maggavidū, maggakovido. Maggānugā ca pana etarahi sāvakā viharanti pacchā samānāgatā'ti. 婆羅門！沒有一比丘各方面又全部地具備世尊、阿羅漢、遍正覺者所擁有的全部法。婆羅門！因為世尊是生起未生道者；產生未產生道者；宣說未宣說道者；道之知者；道之智者；道之善巧者。但，〔其〕弟子們現住於隨行道而為後起之具備者。*“There is no single bhikkhu, brahmin, who possesses in each and every way all those qualities that were possessed by the Blessed One, accomplished and fully enlightened. For the Blessed One was the arouser of the unarisen path, the producer of the unproduced path, the declarer of the undeclared path; he was the knower of the path, the finder of the path, the one skilled in the path. But his disciples now abide following that path and become possessed of it afterwards”. 英譯出處：Ñāṇmoli and Bodhi,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a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886。

解脫混為一談。

不過，巴利尼科耶除簡短解脫片段外，另有長版的解脫智見定型句是通用於佛陀與弟子的，若巴利尼科耶的編輯者要刻意區分二者的解脫，為何保留了這種用法？如果考慮九成的簡短解脫片段都是出現在佛陀證悟宣言的定型表達文句中，而長版的解脫智見定型句除用於弟子的解脫外，通常出現在佛陀以四禪三明證悟的脈絡下；那所謂簡短解脫片段在巴利聖典，除了可能是為了區分佛陀和弟子的不同，也極可能是跟隨較大段落的定型化表達模式（如本文所稱之模板）而變的定型句。

三、漢巴兩系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比較

漢巴兩系的早期經典都有證悟宣言的定型文句，巴利系多出於《相應部》，其次是《增支部》；而漢譯阿含則都出自《雜阿含經》，除一例在《中阿含》。³⁹《雜阿含經》中的證悟宣言也是先反面陳述證悟的條件，再正面宣稱因達到條件而證悟；但是只有兩句，無最後陳述解脫智見的定型句。宣稱的內容一樣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 abhisambuddho*），所指涉的領域同於巴利系之表地方的「天魔梵世間等」固定片語（*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⁴⁰ 不過，巴利的固定片語以 *loke*（世間之處格）、*pajāya*（世代／群眾之處格）兩個詞為主，天、魔、梵形容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

³⁹ MĀ 73 是 AN 8:64 的對應經。

⁴⁰ 英譯：in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Māra, and Brahmā, in this generation/population with its ascetics and brahmins, its devas and humans. 巴利文 *pajāya* 有兩個意思：generation、population；Bhikkhu Bodhi 用 generation，Bhikkhu Sujato 用 population。

形容世代／群眾，意思為「於天、魔、梵的世間，（於）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眾中」。漢譯《雜阿含經》以「於……中」表達處格的用法，*pajāya*（generation/population）古譯為「眾」，但「世間」一詞大多略而未翻，除 SĀ 479、SĀ 894；但 SĀ 894、SĀ 650、SĀ 651 漏掉了「人」。⁴¹

「天魔梵世間等」的固定片語在漢巴兩系的差別，明顯是因為翻譯所造成，但以下的差異就不是翻譯造成的，比較可能是原來傳承的文本就不同。《雜阿含經》的佛陀證悟宣言內容中沒有獨立的解脫智見定型句，是在前後正反兩句中插入「解脫、出、離、心離顛倒」這類固定片語。⁴² 巴利系經群則無這類固定片語，是用最後獨立一句解脫知見定型句：「知見於我生起：我解脫不動搖，我生已盡，不受後有」，來說明證悟無上正等正覺是什麼情況。

四、與《轉法輪經》的關係

SN 56:11《轉法輪經》其中的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和其他巴利系經群大體相同，除指涉證悟條件不一樣，是記載佛陀以「如實證知四聖諦的三轉十二行」而宣稱證得無上正等正覺。早期佛教經、律的結集者常會紀錄佛和佛弟子相關的事蹟，以說明法義或戒律制度的事緣及意義，所以佛陀證悟和初轉法輪這類重要事跡，在經、律、論三藏有相當多不同的版本流傳下來。⁴³ 在

⁴¹ SĀ 13、SĀ 14：於諸天、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SĀ 479：於諸天世間、魔、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SĀ 894：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SĀ 650：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中；SĀ 651：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眾中。

⁴² 見 SĀ 651、SĀ 894；其他各經遣詞用字不太一樣，但一樣都有包含這四個意思：解脫、出、離、心離顛倒。

⁴³ 有關《轉法輪經》相關版本及比較，可參見 Anālayo, “The Chinese Parallels

律藏和論藏中也有對應《轉法輪經》的內容，也包括其中的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因為《轉法輪經》公認是佛陀證悟後第一次說法，意義重大，本節特別比對不同版本《轉法輪經》的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的運用。

如表三所示，在不同版本的《轉法輪經》中，佛陀證悟宣言出現的機率高達九成，出現的地方同樣都是在佛陀為五比丘宣說四聖諦之三轉十二行後，作為一個結論；而且佛陀也都是先反說、再正說。在巴利律和中文律藏中保留了《轉法輪經》在不同部派所傳的版本，可看到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隨著《轉法輪經》的流傳，也是廣為各部派接受運用的定型句。除《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沒有套用證悟宣言外，⁴⁴ 上座部律藏、一切有部的《十誦律》、⁴⁵《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⁴⁶《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⁴⁷ 以及法藏部的《四分律》，⁴⁸ 在相應《轉法輪經》的內容裡，都有運用佛陀證悟宣言。

to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 (1)", *Journal of the 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3 (2012): 12-46. 和 Anālayo, "The Chinese Parallels to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 (2)", *Journal of the 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5 (2013): 9-41。

⁴⁴ CBETA, T22, no. 1421, p. 104c17。

⁴⁵ CBETA, T23, no. 1435, p. 448c4-13。

⁴⁶ CBETA, T24, no. 1450, p. 128a1-8。

⁴⁷ CBETA, T24, no. 1451, p. 292b21-28。

⁴⁸ CBETA, T22, no. 1428, p. 788b15-18。

表三：不同版本《轉法輪經》中的佛陀證悟宣言

SN 56:11	<i>Yāva kīvañca me, bhikkhave, imesu catūsu ariyasaccesu evaṃ tiparivaṭṭaṃ dvādas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ñāṇadassanaṃ na suvisuddhaṃ ahoṣi, neva tāv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ti paccaññāsiṃ.</i> <i>Yato ca kho me, bhikkhave, imesu catūsu ariyasaccesu evaṃ tiparivaṭṭaṃ dvādas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ñāṇadassanaṃ suvisuddhaṃ ahoṣi, ath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ti paccaññāsiṃ.</i> <i>Ñāṇaṃ pana me dassanaṃ udapādi: ‘akuppā me cetovimutti’⁴⁹, ayamantimā jāti, natthi dāni punabbhavo’”ti. (SN v 422-23)⁵⁰</i> 比丘們！只要我對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相沒有善清淨的如實智見，我在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世代中，不宜稱已悟入無上正等覺。 但，比丘們！當我對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相有善清淨的如實智見後，我在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世代中，才宣稱已悟入無上正等覺。 又，知見於我生起：「我心解脫不動搖，此為我最後生，現在不再受後有了。」
Vin Mahāvagga Mahākhand haka	<i>Yāvakīvañca me, bhikkhave, imesu catūsu ariyasaccesu evaṃ tiparivaṭṭaṃ dvādas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ñāṇadassanaṃ na suvisuddhaṃ ahoṣi, neva tāv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i>

⁴⁹ PTS 版是 *cetovimutti*，但標註緬甸版是 *vimutti*。

⁵⁰ So long, bhikkhus, as m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really are in their three phases and twelve aspects was not thoroughly purified in this way, I did not claim to have awakened to the unsurpass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Māra, and Brahmā, in this generation with its ascetics and brahmins, its devas and humans. But when my knowledge and vision of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y really are in their three phases and twelve aspects was thoroughly purified in this way, then I claimed to have awakened to the unsurpass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Māra, and Brahmā, in this generation with its ascetics and brahmins, its devas and humans. The knowledge and vision arose in me: ‘Unshakable is the liberation of my mind. This is my last birth. Now there is no more renewed existence.’ 英譯出處：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1845-46。

	<i>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ti paccaññāsiṃ.</i> <i>Yato ca kho me, bhikkhave, imesu catūsu ariyasaccesu evaṃ tiparivaṭṭaṃ dvādaś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nāṇadassanaṃ suvisuddhaṃ ahoṣi, ath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ti paccaññāsiṃ.</i> <i>Ñāṇaṇca pana me dassanaṃ udapādi – akuppā me cetovimutti, ayaṃ antimā jāti, n'atthi dāni punabbhavo 'ti. (Vin I 11)⁵¹</i> 中譯同上。
Mahāvastu 95	<i>Yāvac cāhaṃ bhikṣavaḥ imāni catvāry āryasatyāni evaṃ triparivartam dvādaśākāraṃ yathābhūtaṃ samyakprajñayā nābhyaññāsiṣaṃ na tāvad ahaṃ anuttarāṃ samyaksaṃbodhiṃ abhisambuddho pratijānehaṃ nāpi tāva me jñānaṃ udapāsi akopyā na me cetomuktiḥ sākṣīkṛtā </i> <i>Yato ahaṃ bhikṣavaḥ imāni catvāry āryasatyāni evaṃ triparivartam dvādaśākāraṃ tathābhūtaṃ samyakprajñayā abhyaññāsiṣaṃ athāhaṃ anuttarāṃ samyaksaṃbodhiṃ abhisambuddho ti prajānāmi</i> <i>jñānaṃ ca me udapāsi akopyā ca me cetovimuktiḥ prajñāvimuktiḥ sākṣīkṛtā (Senart 1897, 333)⁵²</i> 比丘們！只要我沒有以遍智如實直觀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相，我不宣稱已悟入無上正等覺，智見也未於我生起，未體證不動搖心解脫。 但，比丘們！當我以遍智如實直觀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相後，我才宣稱已悟入無上正等覺。 又，知見於我生起：「我體證不動搖心解脫、慧解脫。」
SĀ 379	諸比丘！我於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不生眼、智、明、覺者，我終不得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聞法眾中，為解脫、為出、為離，亦不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我已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智、明、覺，故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聞法眾中，得出、得脫，自證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CBETA, T02, no. 99, p. 104a2-8)

⁵¹ 巴利行文和 SN 56:11 完全相同，所以中、英譯文也相同。

⁵² And, monks, as long as I did not with perfect insight fully know these four truths, which are three-fold and of twelve modes, as they really are, so long could I not claim to be thoroughly awakened to the supreme perfect enlightenment, so long did knowledge not arise in me, and so long did I not realise an unshakeable freedom of heart. But when, monks, I did with perfect insight fully know these four truths, which are three-fold and of twelve modes, as they really are,

《佛說三轉法輪經》	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得無上菩提。 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無上菩提。(CBETA, T02, no. 110, p. 504a28-b6)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19	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得無上菩提。 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無上菩提。(CBETA, T24, no. 1451, p. 292b21-28)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卷 6	我先未得此四諦三轉十二種，未生淨眼智明覺，不能超過人天，乃至梵界、諸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天人、阿蘇羅，未證解脫出離，不離顛倒，我不證無上正智。 汝等當知！我自修習此四聖諦三轉十二種，證已即生淨眼智明，了達正覺。爾時我便超過人、天、魔、梵界及世沙門婆羅門，於天人阿蘇羅解脫，出離心所顛倒。我得於正智無上正覺。(CBETA, T24, no. 1450, p. 128a1-8)
《十誦律》卷 60	諸比丘！若我隨爾許時，四聖諦中三轉十二分法輪行，不生眼、智、明、覺，我於一切世間若魔、若梵及沙門、婆羅門天人等眾中，不得解、不得離、不得捨，亦不得不顛倒心，是時我亦不作是念：「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我爾許時，四聖諦中三轉十二分法輪行，生眼、智、明、覺，我於一切世間若魔、若梵及沙門、婆羅門天人等眾中，得解、得離、得捨，得不顛倒心。是時我作是念：「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CBETA, T23, no. 1435, p. 448c4-13)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6〈10 聖諦品〉	苾芻當知，我於如是四聖諦中，若未三轉十二行相，謂未發生眼智明覺，未能於此天人世間魔梵沙門婆羅門等解脫出離，未除顛倒多住心故，亦未如實能自稱言我證無上正等菩提。 我於如是四聖諦中，若已三轉十二行相，謂已發生眼智明覺，便能於此天人世間魔梵沙門婆羅門等解脫出離，已除顛倒多住心故。亦已如

then was I aware that I had awakened to the supreme perfect enlightenment; knowledge then came to me, and I realized unshakeable freedom of heart, and freedom through intuitive wisdom. 英譯出處：J.J. Jones, trans. ‘The Rolling of the Wheel’, in *The Mahāvastu: Translated from the Buddhist Sanskrit*, Vol. 3 (London: Luzac, 1956), 326 。

	實能自稱言我證無上正等菩提。(CBETA, T26, no. 1537, p. 479c18-26)
《鞞婆沙論》 卷 9	五比丘！謂我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未生眼智明覺，五比丘！是故我於天及人魔梵沙門梵志眾中，出不離，不解不脫，心亦不離顛倒，生未盡、梵行未立、所作未辦，名色未有知如真。 五比丘！我不自覺無上正真道。五比丘！謂我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智明覺，五比丘！是故我於天及人魔梵沙門梵志眾中，已出已離、已解已脫、心不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名色已有知如真。(CBETA, T28, no. 1547, p. 479c14-23)
《四分律》卷 32	若我不修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如實而不知者，我今不成無上正真道。 然我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如實而知，我今成無上正真道而無疑滯。(CBETA, T22, no. 1428, p. 788b15-18)
《增壹阿含 經》24.5	五比丘當知，此四諦者，三轉十二行，如實不知者，則不成無上正真、等正覺。 以我分別此四諦三轉十二行，如實知之、是故成無上至真、等正覺。(CBETA, T02, no. 125, p. 619b3-6)
《彌沙塞部和 醯五分律》卷 15	是三轉十二行法輪，得成無上正覺。(CBETA, T22, no. 1421, p. 104c17)
Lalitavistara 26: Dharmacakr apravartana parivartaḥ śaḍvīmśaḥ	<i>iti hi bhikṣavo yāvadeva me eṣu caturśvāryasatyeṣu yoniṣo manasi kurvato evaṃ triparivartaṃ dvādaśākāraṃ jñānadarśanamutpadyate, na tāvadahaṃ bhikṣavo 'nuttarāṃ samyaksaṃbodhimabhisambuddho 'smi iti pratijñāsiṃam na ca me jñānadarśanamutpadyate </i> <i>yataśca me bhikṣava eṣu caturśvāryasatyeṣvevaṃ triparivartaṃ dvādaśākāraṃ jñānadarśanamutpannam, akopyā ca me cetovimuktiḥ, prajñāvimuktiśca sākṣātkṛtā, tato 'haṃ bhikṣavo 'nuttarāṃ samyaksaṃbodhimabhisambuddho 'smi iti pratijñāsiṃam </i> <i>jñānadarśanaṃ me udapādi kṣīṇā me jātiḥ, uṣitaṃ brahmācāryam, kṛtaṃ karaṇīyam, nāparasamādhavaṃ prajānāmi (Vadiya 1958, 304)⁵³</i>

⁵³ Monks, in this way I genuinely contemplated each of the four truths of the noble ones while I recited them three times. Still I did not develop the wisdom that sees their twelve aspects. Monks, therefore I did not make any claims of having awakened to unsurpassable, perfect and complete buddhahood, and I still lacked the insight of wisdom. However, monks, once I had recited the four truths of the noble ones three times, I developed the wisdom that sees their twelve

	如是，比丘們！只要我對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相如理思惟沒有智見生起，比丘們！我不宣稱已悟入無上正等遍覺，並且智見也未於我生起。 但，比丘們！當我對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相生起智見後，我體證不動搖心解脫、慧解脫，比丘們！我才宣稱已悟入無上正等遍覺。 又，知見於我生起：「生已盡，梵行已立，應做已做，不受後有。」
《方廣大莊嚴經》卷 11〈26 轉法輪品〉	復告比丘：我先未見四聖諦，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正智未生； 我從證見四聖諦法輪已，心得解脫，慧得解脫，不復退失，而以正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CBETA, T03, no. 187, p. 607c22-26)
《佛所行讚》	已知四真諦，清淨法眼成。於此四真諦，未生平等眼，不名得解脫，不言作已作，亦不言一切，真實知覺成。 已知真諦故，自知得解脫，自知作已作，自知等正覺。(CBETA, T04, no. 192, p. 30b6-11)

佛陀證悟宣言的表達模式為各部派所共同接受，但各部派所傳的定型文句卻略有差異、各有特色。巴利系的經和律，用於初轉法輪的證悟宣言定型文句是一致的。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一切有部的律（《十誦律》），和說一切有部的經（SĀ 379）、論（《阿毘達磨法蘊足論》），一致性也很高；其和巴利系差異處，為有「眼智明覺生起」以及「出離解脫等」相關固定片語，而在結尾沒有解脫智見的固定表達。但同屬說一切有部的《鞞婆沙論》雖大部分同於一切有部傳承的定型文句，但在「已出已離、已解已脫、心不顛倒」之後接著「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aspects. At that point my mind was free and my insight was now free and pure. Monks, at that point I declared that I had awakened to unsurpassable, perfect and complete buddhahood. My wisdom vision had been developed, my births had been exhausted, I had carried out my religious practice, I had done what needed to be done, and I will not have another life. 英譯出處：The Dharmachakra Translation Committee, trans. ‘Turning the Wheel of Dharma’, in *The Play in Full, Lalitavistara*, Toh 95, Degé Kangyur, vol.46, folios 1b-216b, (8400, 2013), 323。

已辦」⁵⁴，似乎有了巴利系上座部的特色。而法藏部《四分律》中的證悟宣言文句：「若我不修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如實而不知者，我今不成無上正真道。然我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如實而知，我今成無上正真道而無疑滯。」⁵⁵ 文句簡潔，顯然與巴利系和說一切有部所傳不同，較接近於大眾部所傳的《增壹阿含經》24.5：「五比丘當知，此四諦者，三轉十二行，如實不知者，則不成無上正真、等正覺。以我分別此四諦三轉十二行，如實知之、是故成無上至真、等正覺。」⁵⁶《四分律》和《增壹阿含經》沒有「眼智明覺生起」及「出離解脫等」的固定片語，也沒有解脫智見定型句；兩者譯出的年代和作者並不相同，受翻譯影響的因素可能較小。另有梵文本的 *Mahāvastu*《大事》，是大眾部分出的說出世間部（Lokottaravāda）傳承的佛傳，其部分與上座部律〈大犍度〉中的佛傳相近；⁵⁷《大事》中初轉法輪的敘事段落，佛陀證悟宣言也是比較接近的巴利系的定型文句，但沒有「天魔梵世間等」片語。比較不同部派所傳的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可見部派之間的互相影響非常複雜，除分化前後的垂直關係，也可能有平行時空的彼此交流。

《轉法輪經》連帶著佛陀證悟宣言不只流傳廣，影響的時間也很久，例子可見於《佛所行讚》和《方廣大莊嚴經》這兩部比較後期出現的佛傳。《佛所行讚》傳說是馬鳴菩薩（1-2 世紀）所造的梵文敘事詩體佛傳，在北涼（約五世紀）由曇無讖

⁵⁴ CBETA, T28, no. 1547, p. 479c21-23。

⁵⁵ CBETA, T22, no. 1428, p. 788b15-18。

⁵⁶ CBETA, T02, no. 125, p. 619b3-6。

⁵⁷ 《大事》全稱為『大事譬喻』*Mahāvastu*。參釋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 年重版），頁 356；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 年），頁 49。

(385~433) 譯為中文。⁵⁸ 在《佛所行讚》中有一偈：「已知四真諦，清淨法眼成。於此四真諦，未生平等眼，不名得解脫，不言作已作，亦不言一切。真實知覺成，已知真諦故，自知得解脫，自知作已作，自知等正覺。」⁵⁹ 雖然是偈頌形式，但是從偈頌本身的內容、文法句構和文脈——之前是佛陀為五比丘說離二邊中道、四聖諦、八正道，之後為憍憐（阿若憍陳如）得法眼——可以確定是佛陀證悟宣言。《方廣大莊嚴經》（梵文為 *Lalitavistara*）是約在西元 150 年一個大眾部僧人在犍陀羅所造，由地婆訶羅（Divakara, 614~688 年）譯為《方廣大莊嚴經》，⁶⁰ 是說一切有部所傳而大乘化的佛傳。⁶¹ 《方廣大莊嚴經》：「復告比丘：我先未見四聖諦，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正智未生；我從證見四聖諦法輪已，心得解脫，慧得解脫，不復退失，而以正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生已盡，梵行已

⁵⁸ 《佛所行讚》不僅有漢文本、藏文本流傳，還有梵文原典留存。漢、藏文本均為二十八品，但梵文原典卻僅有前半的十四品。在吐魯番一帶有發現《佛所行讚》的回鶻文譯本；參楊富學，〈回鶻文佛傳故事研究—以 Mainz 131 (T II Y 37)《佛陀傳》為中心〉，《中華佛學研究》第 10 期（2006 年 3 月），頁 241。也有英譯本：Edward Hamilton Johnston, *Buddhacarita or Acts of the Buddha by Asvaghosa*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8)。

⁵⁹ 見 CBETA, T04, no. 192, p. 30b6-11。但標點有修正，CBETA 將該偈頌四句一組作機械式標點，前三個是逗點，第四個標句點，如「已知四真諦，清淨法眼成，於此四真諦，未生平等眼。不名得解脫，不言作已作，亦不言一切，真實知覺成。」但經由比對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可確定「於此四真諦，未生平等眼」意思不完整，應該接續到後面的「不名得解脫」等，為證悟宣言反說的部份。

⁶⁰ 參辛島靜志，〈誰創造了大乘經典—大眾部與方等經典〉，《佛光學報》新三卷第 1 期：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專刊（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17 年 1 月），頁 17。一般說《方廣大莊嚴經》有一異譯本為《普曜經》（西元三〇八年譯出），二者都是佛傳；但是兩個文本相應於初轉法輪的內容和文句風格卻相差許多，如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拘鄰等品》：「敷演十二緣起而轉法輪」（CBETA, T03, no. 186, p. 530b15-16），就不同四聖諦四轉十二行的說法。

⁶¹ 參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頁 49。

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⁶² 無「眼智明覺生起」固定片語，而有解脫智見定型句，反而比較接近巴利系。

觀察不同版本《轉法輪經》中的佛陀證悟宣言，在跨部派的經律論都有類似的模式，合理的推斷這樣的定型文句應該在部派分化前就隨《轉法輪經》廣為流傳。各部派所傳的文句在大同之下雖有小異，同一部派傳承的一致性還是相當高，然不同部派間如何互相影響，則相當複雜，不容易斷言。從《轉法輪經》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以及流傳之廣，推測其他經群中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可能是受其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佛陀證悟宣言除於《轉法輪經》指稱佛陀以如實證知四聖諦三轉十二行而悟入無上正等覺，大部分都應用於有關味患離的教學、及其結合四聖諦而衍生之集滅味患離教學上。

參、經文模板分析比較

一、分析巴利系含佛陀證悟宣言經群

討論完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組成的固定片語，所指涉的不同證悟條件（變項）如何代換入該定型文句中，漢巴兩系不同版本的比較，和《轉法輪經》的密切關係，接下來要討論含有該定型文句的相關經群所呈現的經文模板現象。如前述，不同經文表現出某種重複出現的固定模式稱之為經文模板；運用模板的概念，可容易地編輯、記憶、和分析具固定模式的經群。如以上所引有佛陀證悟宣言的相關經文，不同經文的主題（材料內容）雖然不同，但經文結構有重複出現的固定模式。巴利尼科耶中含佛陀證悟宣言的經文，呈現兩個明顯的經文模板：（1）破題＋佛

⁶² CBETA, T03, no. 187, p. 607c22-26。

陀證悟宣言，（2）佛陀自傳敘述引言＋佛陀證悟宣言。有趣的是，似乎巴利尼科耶的編輯者也有注意到這兩大類經文模板，所以在編輯上 SN 14:31 和 SN 14:32、SN 35:13 和 SN 35:15、SN 35:14 和 SN 35:16、AN 3:103 和 AN 3:104，這兩兩一組的主題都一樣（亦即變項 X 一樣），⁶³ 差別在於運用的經文模板不同；同組中，前者的經文是由佛陀自傳敘述引言帶出主題，而後者則是直接破題。

模板（一）：破題＋證悟宣言

其實佛陀證悟宣言已足以表達完整的意思，⁶⁴ 而《相應部》的經文通常較短，所以這類經文模板也相當簡單，就是直接破題。屬於這類直接破題的經群，又分兩類：一是先總說證悟條件之變項 X 內容中的法數（次變項 X'）；一是先別說次變項 X' 的法數所組成的一一元素，再於主變項 X 總結回次變項 X' 的法數。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a. 先總說次變項 X' 的法數：

如 SN 48:21，佛陀直接告訴諸比丘有五根，然後自問自答是哪五根，再以證悟宣言歸結：若不如實知五根的集滅味患離，不宜稱證悟無上正等正覺，因如實知五根的集滅味患離而宣稱證

⁶³ 可參照表（二）：自傳敘述引言和證悟宣言變項 X 二欄。

⁶⁴ 漢譯阿含有以佛陀證悟宣言即成一經的，如 SĀ 894：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我世間，於世間及世間集不如是知者，我終不得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諸世間，為解脫、為出、為離，離顛倒想，亦不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我於世間及世間集如實知故，是故我於諸天、世人、魔、梵、沙門、婆羅門及餘眾生，為得解脫、為出、為離，心離顛倒，具足住，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CBETA, T02, no. 99, pp. 224c28-225a8）。另 SĀ 479 也是以「諸受、受集、受滅、受集道跡、受滅道跡、受味、受患、受離如實知故」為變項套入佛陀證悟宣言即成一經。

悟……。SN 48:28 也是一樣的模式，佛陀直接破題說有六根，然後自問自答說明是哪六根，最後以證悟宣言強調如實知六根的集滅味患離。《雜阿含經》650-1 也是屬於這樣的模板先破題總說有五根，⁶⁵ 不過是分別就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以四聖諦的教學四轉，一一套入證悟宣言，如下：

「諸比丘！若我於此信根、信根集、信根滅、信根滅道跡不如實知者，我終不得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中，為出為離，心離顛倒，亦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如是說。諸比丘！我於此信根正智如實觀察故，信根集、信根滅、信根滅道跡正智如實觀察故，我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眾中，為出為離，心離顛倒，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信根，精進、念、定、慧根亦如是說。」⁶⁶

b. 先別說組成次變項 X' 法數的一一元素：

屬於這類模板的經群有 SN 14:32、SN 22:27、SN 35:15、SN 35:16、AN 3:104。值得注意的是，這類經群除了經文架構不同外，其運用的定型文句也有所不同，簡稱為「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⁶⁷ 以最簡短的 AN 3:104 為範例：「比丘們！我曾追尋世間的味／患／離；我了知任何在世間的味／患／離；我已用

⁶⁵ 根據 SĀ 650-1：「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CBETA, T02, no. 99, pp. 182c29）；往前追溯到 SĀ 647：「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根。何等為五？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CBETA, T02, no. 99, p. 182b24-25），所以可說 SĀ 650-1 是先總說五根破題。

⁶⁶ CBETA, T02, no. 99, p. 183a1-11。

⁶⁷ 尋求：巴利文 *pariyesanā*，衍生自原形動詞 *pariyesati* 的陰性名詞單數，作動詞 *acarim*（*carati* 的過去式第一人稱單數）的受詞；了知：*ajjhagamam*，*adhigacchati* 的過去式第一人稱單數動詞；善見：*su-diṭṭha*，*diṭṭha* 是 *dassati* 的過去分詞。

智慧善見味／患／離在世間（任何的情況）。」

- AN 3:104:

*Lokassāhaṃ, bhikkhave, assādapariyesanaṃ acarim̐. Yo loke assādo tadajjhagamaṃ. Yāvatako loke assādo, paññāya me so sudiṭṭho. Lokassāhaṃ, bhikkhave, ādīnavapariyesanaṃ acarim̐. Yo loke ādīnavo tadajjhagamaṃ. Yāvatako loke ādīnavo, paññāya me so sudiṭṭho. Lokassāhaṃ, bhikkhave, nissaraṇapariyesanaṃ acarim̐. Yaṃ loke nissaraṇaṃ tadajjhagamaṃ. Yāvatakaṃ loke nissaraṇaṃ, paññāya me taṃ sudiṭṭhaṃ.*⁶⁸

＋〔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

如上所引之 AN 3:104，其宣稱證悟的條件 X = 如實知世間味患離，法數 X' = 世間（loka）。如果所述證悟條件 X 中的法數 X' = A + B + C + D……，則將 A、B、C、D……代換入 AN 3:104 經中的 loka 的位置。舉例如下：

- SN 14:32 之 X = 如實知四大味患離，法數 X' 四大 = 地 + 水 + 火 + 風，則經文模板為：
於地之「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
於水之「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

⁶⁸ Bhikkhus, I set out seeking the gratification in the world. Whatever gratification there is in the world—that I found. I have clearly seen with wisdom just how far the gratification in the world extends. I set out seeking the danger in the world. Whatever danger there is in the world—that I found. I have clearly seen with wisdom just how far the danger in the world extends. I set out seeking the escape from the world. Whatever escape there is from the world—that I found. I have clearly seen with wisdom just how far the escape from the world extends. 英譯出處：Bodhi,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Aṅguttar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 340。

於火之「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

於風之「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

>>> 佛陀證悟宣言總結：X = 於四大味患離如實知。

- SN 35:15 之 X = 如實知六內入處味患離，法數 X' 六內入處 =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則經文模板為：

於眼之「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

於耳之「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

於鼻之「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

於舌之「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

於身之「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

於意之「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

>>> 佛陀證悟宣言總結：X = 於六內入處患離如實知。

另有 SN 35:16 之 X 為如實知六外入處味患離，法數 X' 為六外入處 =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其經文模板如上經 SN 35:15 完全一樣，除變項 X、次變項 X' 之法數不同。

在漢譯阿含找到 SĀ 14 所套用的定型文句和經文模板很接近這類，該經宣稱的證悟條件 X 為如實知五受陰味患離，而法數 X' 為五受陰 = 色 + 受 + 想 + 行 + 識，其全部經文如下：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昔於色味有求有行，若於色味隨順覺，則於色味以智慧如實見。如是於受、想、行、識味有求有行，若於受、想、行、識味隨順覺，則於識味以智慧如實見。

諸比丘！我於色患有求有行，若於色患隨順覺，則於色患以智慧如實見；如是受、想、行、識患有求有行，若於識

患隨順覺，則於識患以智慧如實見。

諸比丘！我於色離有求有行，若於色離隨順覺，則於色離以智慧如實見；如是受、想、行、識離有求有行，若於受、想、行、識離隨順覺，則於受、想、行、識離以智慧如實見。

諸比丘！我於五受陰不如實知味是味、患是患、離是離者，我於諸天、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不脫、不離、不出，永住顛倒，不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比丘！我以如實知五受陰味是味、患是患、離是離，我於諸天人、若魔、若梵、沙門、婆羅門、天、人眾中，以脫、以離、以出，永不住顛倒，能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⁶⁹

透過模板和定型文句分析，可以看到 SĀ 14 的經文架構非常清楚，而且比巴利系更完整地包含有第一句的「如是我聞」和最後的「歡喜奉行」。可看到色味、色患、色離（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套入「我昔於色味／色患／色離有求有行，若於色味隨順覺，則於色味以智慧如實見」的句中，但該句的中文意思不太易解，經由模板和定型句的比對，發現這句應該是「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的相關定型句，就容易理解了。

SĀ 14 經文中有世尊告諸比丘：「我昔於色味有求有行……」，其中「我昔」可能是表達過去式，也可能是翻譯佛陀自傳敘述引言固定片語中的“*pubbeva me*”；如屬後者，在巴利系經典有該種表達的，通常會是以下討論的另一個模板。

⁶⁹ CBETA, T02, no. 99, pp. 2c11-3a3。

模板（二）：佛陀自傳敘述引言＋證悟宣言

在巴利尼科耶有另一類明顯的經文模板，是由佛陀自傳敘訴引言帶出本經主題，再歸結佛陀證悟宣言。所謂佛陀自傳敘訴引言為一組固定片語，在經文中引導出佛陀敘訴他本身未成佛前的修行經驗，如“*Pubbeva me + 呼格 + sambodhā anabhisambuddhassa bodhisattasseva sato + etadahosi*”（某某！過去我未成佛前，當我還是未成正覺的菩薩，有這樣的想法），⁷⁰ 通常會帶出未成佛前的菩薩問自己的一個問題，然後以“*Tassa mayham + 呼格 + etadahosi*”（然後這個〔想法〕出現於我〔心中〕）這組固定片語作引言後，佛陀回答以上自問的問題。其中呼格視說法的對象而定，通常是諸比丘，有時是婆羅門等。先有佛陀自傳敘述引言，再總結佛陀證悟宣言運用的經例有：SN 14:31、SN 22:26、SN 35:13、SN 35:14、AN 3:103。以AN 3:103 為範例，其宣稱證悟的條件 X = 如實知世間味患離，法數 X' = 世間（loka）：

Pubbeva me, bhikkhave, sambodhā anabhisambuddhassa bodhisattasseva sato etadahosi〔佛陀自傳敘述引言〕：‘*ko nu kho loke assādo, ko ādīnavo, kiṃ nissaraṇan’ti? Tassa mayham, bhikkhave, etadahosi*〔佛陀自答問題引言〕：‘*yaṃ kho lokam paṭicca uppajjati sukham somanassam, ayam loke assādo. Yaṃ loko anicco dukkho vipariṇāmadhammo, ayam loke ādīnavo. Yo loke chandarāgavinayo chandarāgappahānam, idaṃ loke nissaraṇan’ti.*’⁷¹

⁷⁰ 本文討論的經群有 *etadahosi*，但有的經沒有。

⁷¹ 比丘們！過去我未成佛前，當我還是未成正覺的菩薩，有這樣的想法：「云何為世間味、患、離？」然後，比丘們！我有這樣的想法：「凡緣於世間而生起樂與喜悅，這是世間的樂味；凡世間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世

＋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

佛陀先自問：云何為世間味、患、離？然後，佛陀在自答問題引言後的定型文句，分別定義了味患離的意思：「凡緣於世間而生起樂與喜悅，這是世間的樂味；凡世間是無常的、苦的、變易法，這是世間的過患；凡對於世間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世間的出離。」將之簡稱為「生喜樂是味等」定型句。

如同前面模板（一）之 b 模板的討論，如果法數 $X' = A + B + C + D \cdots$ 則可將 A、B、C、D……代換入 AN 3:103 經中的 loka 的位置。如是，可將這類經文模板整理有三大部份如下：

- （1）佛陀自傳敘述引言＋問題（云何為世間味、患、離？）

ko nu kho A 屬格 *assāda, ko ādīnavo, kiṃ nissaraṇaṃ;*

Ko B 屬格 *assāda, ko ādīnavo, kiṃ nissaraṇaṃ;*

Ko C 屬格 (D…) *assāda, ko ādīnavo, kiṃ nissaraṇaṃ; (...ti?)*

- （2）佛陀自答問題引言＋「生喜樂是味等」定型句定義味患離

*Yaṃ*⁷² *kho* A (B, C, D…) *paṭicca uppajjati sukhaṃ*

間的過患；凡對於世間之欲貪的調伏、欲貪的捨斷，這是世間的出離。」

英譯：Bhikkhus, before my enlightenment, when I was just a bodhisatta, not yet fully enlightened, it occurred to me: “what is the gratification in the world? What is the danger in it? What is the escape from it?” Then, bhikkhus, it occurred to me: “The pleasure and joy that arise in dependence on the world: this is the gratification in the world. That the world is impermanent, suffering, and subject to change: this is the danger in the world. The removal and abandonment of desire and lust for the world: this is the escape from the world.” 出處：Bodhi,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339。

⁷² 會隨所指示的先行詞而有性、數、格的改變。

somanassaṃ, ayaṃ A 屬格 (B, C, D…) assādo. Yaṃ A (B, C, D…) anicco dukkho vipariṇāmadhammo, ayaṃ A 屬格 (B, C, D…) ādīnavo.
Yo A 處格 (B, C, D…) chandarāgavinayo chandarāgappahānaṃ, idaṃ A 屬格 (B, C, D…) nissaraṇaṃ'ti.

(3) 佛陀證悟宣言總結：X = 如實知 X' 味患離

其他的經例，可依照其不同的變項、法數套入經文模板，舉例如下：

- SN 14:31 之 X 為如實知四大味患離，法數 X' 四大 = 地 + 水 + 火 + 風。
- SN 35:13 之 X 為如實知六內入處味患離，法數 X' 六內入處 = 眼 + 耳 + 鼻 + 舌 + 身 + 意。
- SN 35:14 之 X 為如實知六外入處味患離，法數 X' 六外入處 = 色 + 聲 + 香 + 味 + 觸 + 法。
- SN 22:26 之 X 為如實知五取蘊味患離，法數 X' 五取蘊 = 色 + 受 + 想 + 行 + 識。

以上分析比較了巴利系經群所呈現的經文模板，必須注意的是，這兩個不同的經文模板，除佛證悟宣言外，其他套用的定型文句並不相同。直接破題的模板，以「味患離尋求、了知、善見」定型句簡述佛陀以味患離為軸的修學證悟歷程；而有佛陀自傳敘述引言的模板，則藉由佛陀證悟前的自問自答，用「生喜樂是味等」定型句說明了味患離的定義。可見，即使材料內容一樣，但套入不同定型文句組成的不同經文模板，也各有所著重的法義。

二、漢巴兩系經文模板比較

探討巴利系含佛陀證悟宣言的經群之模板現象後，在此將漢譯阿含相關對應經群做類似分析比較。初看，在《雜阿含經》相關經群的模板相當一致，以「如是我聞」起首、以「歡喜奉行」結尾，都很完整有所謂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⁷³ 但這現象也可能是在翻譯書寫時統一編輯而成。仔細分析時，巴利系經群套用經文模板及相關定型文句的現象，反而較漢譯《雜阿含經》有系統，推測巴利系經典從口傳到書寫，其逐漸結集成固定聖典的過程，應有某種程度系統化的編輯。

表四：漢譯阿含經含佛陀證悟宣言經群比較表

經號	巴利對應經	如是我聞	地點	證悟宣言 X	智見	歡喜奉行
SĀ 13	SN 22:26-27, 22:28, SN 22:56	✓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以如實知此五受陰味是味、患是患、離是離故		✓
SĀ 14	SN 22:26-27, SN 22:56	✓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以如實知五受陰味是味、患是患、離是離		✓
SĀ 479		✓	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以我於諸受、受集、受滅、受集道跡、受滅道跡、受味、受患、受離如實知故		✓

⁷³ 此三部份稱之為「三分科經」，據說始自東晉道安法師。參明·釋德清，《觀楞伽經記·觀楞伽記略科題辭》：「科以分經。從古製也。昔道安法師以三分科經」（CBETA, X17, no. 326, p. 321a5 // R25, p. 723a2 // Z 1:25, p. 362a2）。

SĀ 894	AN 3:103-104	✓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以我於世間及世間集如實知故（如是世間世間集、世間滅、世間集、世間出、世間集、世間滅、世間味、世間患、世間出、世間集、世間滅、世間出、世間集、世間滅道跡、世間集、世間滅、世間集道跡、世間滅道跡、世間集、世間滅、世間味、世間患、世間出、世間集、世間滅、世間集道跡、世間滅道跡、世間味、世間患、世間出。		✓
SĀ 651	SN 48:21, SN 48:6-7	✓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我於信根、信根集、信根沒、信根味、信根患、信根離如實知故。		✓
SĀ 650	SN 48:21, SN 22:56 SN 48:6-7	✓	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於此信根正智如實觀察故，信根集、信根滅、信根滅道跡正智如實觀察故。		✓
SĀ 379	SN 56:11	✓	佛住波羅捺鹿野苑中仙人住處	我已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生眼、智、明、覺。		✓
MĀ 73	AN 8:64	✓	佛遊枝提瘦在水渚林中	若我正知得此八行者（按：即見光明，和其他與天有關的智見）。	✓	✓

關於說法地點，漢譯《雜阿含經》相當一致，都記載為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除 SĀ 379 為波羅捺鹿野苑中仙人住處、SĀ 479 為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巴利《相應部》所載的地點都為舍衛國（除 SN 56:11 外）但並非每部經都有提到地點；《增支部》相關經典也不是都有記載說法地點，而且所載也不一。

在佛陀證悟宣言之前，如前分析，巴利系經群呈現兩種明顯的模式，或者直接破題、或者加上佛陀自傳敘述引言而自問自答帶出主題。而漢譯《雜阿含經》只有 SĀ 14 出現佛陀自傳敘述

引言，其餘各經都無。不過 SĀ 14 與 SĀ 13 兩經同樣以五受陰味患離為主題，一經有佛陀自傳敘述引言、一經沒有，也有類似巴利系兩經一組分別用不同模板的現象。

以上分析比較佛陀證悟宣言定型句、固定片語及相關經群的經文模板，顯示除變項為各經主要變異的地方，其餘則相對固定地出現不同經文中，並呈現某種固定的模式。可見變項和模板的觀念，能合理說明早期經典如何能大同小異，既兼顧團體合誦所需的一致性，也有解說和教學上所需的彈性。以下將更深入討論，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是否有用在特定的教學上？還有，經文模板的概念可有什麼應用？

三、佛陀證悟宣言經群和味患離教學

含佛陀證悟宣言的經群和味患離教學具相當高度關聯，巴利系經典有出現佛陀證悟宣言的 16 經除 4 部經（SN 46:11、AN 7:50、AN 8:64、AN 9:41）外，高達 75% 都是關涉味患離的教學，包括其衍生的「集滅道跡味患離」，差別只在於觀察味患離的對象（亦即次變項 X' 法數）不同，例如：四大、五取蘊、六內入處、六外入處、五根、及世間。《雜阿含經》的經群同樣集中於味患離的教學，也有五蘊、五根、世間不同的主題，另有 SĀ 479 觀受的集、滅、道跡、味、患、離。不過，有關味患離的教學不只是這些經文，還有其他的經文；或句話說，從整個味患離的教學來說，具佛陀證悟宣言的經文模板，只是其中一種重要教學方式。

那麼如何解釋含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的經群幾乎是味患離教學？這些經文也經常搭配佛陀自傳敘述引言（巴利系經群中 12 經，5 經有佛陀自傳敘述引言），或可推論味患離教學為佛

陀實際修學證悟的經驗。雖然味患離教學的經文模板和《轉法輪經》不相同，但兩者都有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其中固定片語和句構都相同、除主變項不同外，應用上也都是做佛陀教學結尾的總結強調。而《轉法輪經》所強調的四聖諦，也有見諸於含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的其他經文，也有經例看到四聖諦和味患離結合的教學。從以上各點，可推測味患離的教學相當可能為佛陀早期教導；儘管早期佛經發展的分層很難就此斷言，但可以確定的是，早期佛教不論是上座部所傳的巴利尼科耶，或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雜阿含經》，都認為味患離的教學非常重要，堪稱佛陀親驗的體證，值得用佛陀證悟宣言特別強調重視，並且可和四聖諦教學相提並論。

四、《增支部》中的長經文

《相應部》的經文較短，經文模板的表現比較清楚；在《增支部》含佛陀證悟宣言的長經文，重複套用經文模板的現象就沒有那麼明顯。不過，AN 8:64 還是可看出它組合了佛陀自傳敘述引言和證悟宣言，並且經文架構接近破題並一一陳述每一子項，最後再於證悟宣言中總結：因為證得與天有關的八種觀智（*aṭṭhaparivaṭṭam adhidevañāṇadassanam*）而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其所對應的 MĀ 73 也是一樣的架構，從「若我不正知得此八行者，便不可一向說得……」這句看來，破題更為明顯。⁷⁴ AN

⁷⁴ MĀ 73《天經》：「若我不正知得此八行者，便不可一向說得，亦不知我得覺無上正真之道；我亦於此世間，諸天、魔、梵、沙門、梵志不能出過其上；我亦不得解脫種種解脫；我亦未離諸顛倒，未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若我正知得此八行者，便可一向說得，亦知我得覺無上正真之道；我亦於此世間，諸天、魔、梵、沙門、梵志出過其上；我亦得解脫種種解脫，我心已離諸顛倒，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CBETA, T01, no. 26, p. 540c5-15）。

8:64 的佛陀證悟宣言所用的固定片語除隨變項改變的字眼外，其餘和《相應部》所用的固定片語都是一樣的。而 MĀ 73 雖和《雜阿含經》中的證悟宣言定型句大體相同，不過多了解脫智見這一句。因為 MĀ 73 是目前在《中阿含經》找到有佛陀證悟宣言的孤例，所以不足以推斷《中阿含經》和《雜阿含經》是否有各自所傳的定型文句系統。

除 AN 8:64 外，在《增支部》有佛陀證悟宣言的經文還有 AN 7:50、AN 9:41。⁷⁵ 這兩部經較長，內容包含的元素也比較多，如故事情節背景相關的人、地和對話等，同時也齊備了佛陀自傳敘述引言和證悟宣言的固定表達模式，所用的固定片語和定型句與《相應部》中的定型文句是一致的，也都有所謂的序分、流通分。AN 7:50 和 AN 9:41 這兩部目前找不到漢譯對應經的長經文，較其他有清楚經文模板的經群，顯然更考驗記憶背誦，而其所顯現和巴利系其他經文的高度一致性，令人懷疑有無可能是書寫開始後所編輯的經？雖然有可能，但也不能就此斷定。加上短經文的模板分析可能沒那麼適切於長經文，還需要與其他《增支部》較長的經文，或是和《中部》的經群來討論。

肆、應用經文模板於判斷對應經

本節將示範如何應用經文模板，幫助判斷漢巴兩系早期佛典的對應經。以含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的經群為例，SN 22:56 與 SĀ 41 因同樣講五取蘊的觀察而在 SuttaCentral⁷⁶ 判為對應

⁷⁵ AN 7:50 之中文對應經為 EĀ 37.9，雖內容相近，但沒有在經末用佛陀證悟宣言來強調，所以未列入本文之比較討論。漢譯阿含無 AN 9:41 之對應經。

⁷⁶ 全名為 SuttaCentral: Early Buddhist texts, translations and parallels，網址 <https://suttacentral.net>。是目前整理出早期佛教經典不同語言版本對應經較為完整，且搜尋方便的網站。創始者有 Rod Bucknell、John Kelly、Bhikkhu Sujato，並無隸屬任何學術機構，一開始是由一群澳洲法友所組成，到 2017

經；類似的情況還有 SN 48:6-7 的對應經標為 SĀ 650-651，但是這四經除了都是以五根（信、進、念、定、慧）為主題外，差異卻甚大。而繞著同樣法數為主題講述的經文何其多，如何找到更相近的對應經呢？

首先要問，到底對應經判斷的標準為何？漢巴兩系早期佛典的對應經目錄，在佛教文獻比較研究非常重要，有助於發現漢巴兩系佛典中在口傳、翻譯、抄寫等過程中可能造成的訛誤，因而釐清經文中難以理解的段落，進而幫助探究兩系傳承法義的異同，以及早期佛教經典傳承、發展的過程。日本學者投入佛典對照目錄的成果最多，自 1883 年南條文雄於其《英譯之大明三藏聖教目錄》即列出 24 部《長部》和漢譯《長阿含》的對應經；1929 年赤沼智善出版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更是成為對應經目錄必備的參考書。⁷⁷ 赤沼的互照錄引起很多討論和訂正，其中很重要的是由 Bhikkhu Anālayo 和 Roderick S. Bucknell 和兩人合作的修正目錄，⁷⁸ 這成為 SuttaCentral 網站上對應經判定的基礎。1929 年赤沼的互照錄由比較經文間的同異程度來區分完全對應經（full parallel）和部份對應經（partial parallel），並且假設前者可能來自共同的原型（a common ancestor），而後者差異

年主事者除 Bhikkhu Sujato 還有 Ayya Vimala 和 Blake Walsh。參 “About,” SuttaCentral, <https://suttacentral.net/about>，檢索日期 2019 年 2 月 26 日。

⁷⁷ 赤沼智善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收入於張漫濤主編的《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 23 冊，由華宇出版社於 1988 年在台灣出版。

⁷⁸ 見 Anālayo and Roderick S. Bucknell, “Correspondence Table for Parallels to the Discourses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Toward a Revision of Akanuma’s Comparative Catalogue,” *Journal of the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4 (2006): 215-243。而 Bucknell 又比較了五個跨巴利、漢譯、梵文和其他語言的對照經錄，發表新論文：Roderick S. Bucknell, “Catalogues of Parallel Buddhist Sūtras in Pali, Chinese, Sanskrit, and Other Languag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Wuyue Buddhist Academic Forum* (Hangzhou, China: Hangzhou Buddhist Academy, 2016), 427-441。

較多則可能源自於歷史傳承等眾多因素。⁷⁹ 然這樣的假設，並無論及如何判斷取舍的具體準則，因而蘇錦坤嘗試提出可以依據「地點、人物、法義、偈頌與事件的情節」等方面權衡輕重。⁸⁰ 本文則建議可以納入經文模板的概念為判斷對應經的準繩之一，亦即除經文主題之內容材料部分外，也應考量該內容材料如何處理，也就是說應納入經文整體架構、及其內文主要運用的定型文句比較。以下將以 SN 22:56 與 SĀ 41 兩經為一組，還有 SN 48:6-7 與 SĀ 650-651 四經為另一組，分別討論。

一、SN 22:56 和 SĀ 41

SN 22:56《取蘊遍轉經》與 SĀ 41《五轉經》在 SuttaCentral 判為對應經，除同樣是以五取蘊為主外，教學架構並不相同而著重不同的法義，不能算完全對應經，只能算是部份對應經或參考經典。⁸¹ 以下將分析兩經的架構和運用的定型文句，詳見表五。

表五：SN 22:56 & SĀ 41 經文架構與定型文句比較

	SN 22:56	SĀ 41
第一段 破題	<i>Sāvatthinidānaṃ. “Pañcime, bhikkhave, upādānakkhandhā. Katame pañca? Rūpupādānakkhandho, vedanupādānakkhandho, saññupādānakkhandho, saṅkhārupādānakkhandho, viññāṇupādānakkhandho.</i>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我於此五受陰，五種如實知——色如實知，

⁷⁹ SuttaCentral 將兩類再細分為完全對應經、類似對應經 (resembling parallel)、重述 (retelling)、提及 (mention)、間接對應經 (implied Parallels)。參 “Methodology,” SuttaCentral, <https://suttacentral.net/methodology>，檢索日期 2019, 2, 26。

⁸⁰ 蘇錦坤，〈試論對照目錄的對應經典與參考經典〉，《正觀雜誌》第 76 期（2016 年 3 月），頁 118。

⁸¹ 蘇錦坤將 partial parallel 稱為參考經典。見蘇錦坤，〈試論對照目錄的對應經典與參考經典〉，頁 105。

	SN 22:56	SĀ 41
	<i>Yāvakīvañcāhaṃ, bhikkhave, ime pañcupādānakkhandhe catuparivaṭṭaṃ yathābhūtaṃ nābhaññāsiṃ, neva tāv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ti paccaññāsiṃ. Yato ca khvāhaṃ, bhikkhave, ime pañcupādānakkhandhe catuparivaṭṭaṃ yathābhūtaṃ abbaññāsiṃ, ath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 pe ... sadevamanussāya 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ti paccaññāsiṃ.</i>⁸² 比丘們！有五取蘊，哪五個呢？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比丘們！只要我不如實證知五取蘊之四轉，比丘們！我在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世代中，不自稱已悟入無上正等覺現正覺。但，比丘們！當我如實證知五取蘊之四轉，我在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世代中，才自稱已悟入無上正等覺。	色集、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是受、想、行、識如實知，識集、識味、識患、識離如實知。
第二段 四轉	<i>Kathaṇca catuparivaṭṭaṃ?</i> <i>Rūpaṃ abbaññāsiṃ, rūpasamudayaṃ abbaññāsiṃ, rūpanirodhaṃ abbaññāsiṃ, rūpanirodhagāminiṃ paṭipadaṃ abbaññāsiṃ; vedanaṃ ... saññaṃ ... saṅkhāre ...</i>	

⁸² At Savatthi. “Bhikkhus, there are these five aggregates subject to clinging. What five? The form aggregate subject to clinging, the feeling aggregate subject to clinging, the perception aggregate subject to clinging, the volitional formations aggregate subject to clinging, the consciousness aggregate subject to clinging. So long as I did not directly know as they really are the five aggregates subject to clinging in four phases, I did not claim to have awakened to the unsurpass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Māra, and Brahmā, in this generation with its ascetics and brahmins, its devas and humans. But when I directly knew all this as it really is, then I claimed to have awakened to the unsurpassed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 this world with ... its devas and humans.” 英譯出處：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895。

	SN 22:56	SĀ 41
	<i>viññāṇaṃ abbhaññāsiṃ, viññāṇasamudayaṃ abbhaññāsiṃ, viññāṇanirodhaṃ abbhaññāsiṃ, viññāṇanirodhagāminiṃ paṭipadaṃ abbhaññāsiṃ.</i>⁸³ 云何四轉呢？我證知色，我證知色集，我證知色滅，我證知色滅道跡；〔我證知〕受……想……行……我證知識，我證知識集，我證知識滅，我證知識滅道跡。	
第三段 問答	<i>Katamañca, bhikkhave, rūpaṃ? Cattāro ca mahābhūtā catunnañca mahābhūtānaṃ upādāya rūpaṃ. Idaṃ vuccati, bhikkhave, rūpaṃ. Āhārasamudayā rūpasamudayo; āhāranirodhā rūpanirodho. Ayameva ariyo aṭṭhaṅgiko maggo rūpanirodhagāminī paṭipadā, seyyathidaṃ— sammādiṭṭhi ... pe ... sammāsamādhi.</i>⁸⁴ 而，比丘們！云何為色？四大與四大所造色，比丘們！稱之為色。以食集而有色集；以食滅而有色滅。此八支聖道是導向色滅道跡，即：正見……正定。	云何色如實知？諸所有色，一切四大及四大造色，是名色，如是色如實知。云何色集如實知？於色喜愛，是名色集，如是色集如實知。云何色味如實知？謂色因緣生喜樂，是名色味，如是色味如實知。云何色患如實知？若色無常、苦、變易法，是名色患，如是色患如實知。云何色離如實知？若於色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名色離，如是色離如實知……（中略） 云何識如實知？謂六識身——眼識身，耳、鼻、舌、身、意識身，是名為識身，如是識身如實知。云何識集如實知？謂名色集，是名識集，如是識集如實知。云何識味如實知？識因緣生喜樂，是名識

⁸³ “And how, bhikkhus, are there four phases? I directly knew form, its origin, its cessation, and the way leading to its cessation. I directly knew feeling ... perception ... volitional formations ... consciousness, its origin, its cessation, and the way leading to its cessation.” 英譯出處同上。

⁸⁴ “And what, bhikkhus, is form? The four great elements and the form derived from the four great elements: this is called form. With the arising of nutriment there is the arising of form. With the cessation of nutriment there is the cessation of form. This Noble Eightfold Path is the way leading to the cessation of form; that is, right view ... right concentration.” 英譯出處同上。

	SN 22:56	SĀ 41
		味，如是識味如實知。云何識患如實知？若識無常、苦、變易法，是名識患，如是識患如實知。云何識離如實知？謂於識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名識離，如是識離如實知。
第四段 「沙門婆羅門如是證知」	<i>Ye hi keci, bhikkhave, samaṇā vā brāhmaṇā vā evaṃ rūpaṃ abhiññāya, evaṃ rūpasamudayaṃ abhiññāya, evaṃ rūpanirodhaṃ abhiññāya, evaṃ rūpanirodhagāminiṃ paṭipadaṃ abhiññāya rūpassa nibbidāya virāgāya nirodhāya paṭipannā, te suppaṭipannā. Ye suppaṭipannā, te imasmiṃ dhammavinaye gādhanti.</i> <i>Ye ca kho keci, bhikkhave, samaṇā vā brāhmaṇā vā evaṃ rūpaṃ abhiññāya ... pe ... evaṃ rūpanirodhagāminiṃ paṭipadaṃ abhiññāya, rūpassa nibbidā virāgā nirodhā anupādā vimuttā te suvimuttā. Ye suvimuttā te kevalino. Ye kevalino vaṭṭaṃ tesam natthi paññāpanāya.</i>⁸⁵ 比丘們！凡沙門、婆羅門如是證知色、如是證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後，是於色厭、離貪、滅的修行者，他們是善修行者。凡善修行者，他們堅固站立於法與律中。 而，比丘們！凡沙門、婆羅門如是證知色……色滅道跡，經由色的厭、離貪、滅，以不執取而解脫，他們是善解脫者。凡善解脫者，是完成者；凡完成者，對他們來說沒有輪迴的安立。（下略……）	「比丘！若沙門、婆羅門於色如是知、如是見；如是知、如是見，離欲向，是名正向。若正向者，我說彼入。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沙門、婆羅門於色如實知、如實見，於色生厭、離欲，不起諸漏，心得解脫；若心得解脫者，則為純一；純一者，則梵行立；梵行立者，離他自在，是名苦邊。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⁸⁵ “Whatever ascetics and brahmins, having thus directly known form, its origin, its cessation, and the way leading to its cessation, are practis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vulsion towards form, for its fading away and cessation, they are practising well. Those who are practising well have gained a foothold in this Dhamma and Discipline. And whatever ascetics and brahmins, having thus directly known form, its origin, its cessation, and the way leading to its cessation, through

分析 SN 22:56 的全部經文，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也是第一段，佛陀直接說有五取蘊，自問自答是哪五蘊後，用證悟宣言定型句說「以如實證知五取蘊之四轉」（*ime pañcupādānakkhandhe catuparivaṭṭaṃ yathābhūtaṃ nābbhaññāsim*）而悟入正覺。這段類似 SN 48:21、SN 48:28 以「破題+證悟宣言」為模板的經文，但少了最後一句解脫智見定型句。通常佛陀證悟宣言是出現在經文後面有總結的意味，但在 SN 22:56 卻放在經文前面，以下所用的模板、定型文句也和之前所討論過的不同。第二部分也是經文第二段，佛陀問是哪四轉（*Kathaṇca catuparivaṭṭa*）？然後自答是於色、色集、色滅、色滅道跡如實知（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可見其教學架構以四聖諦四轉為主。第三部分，SN 22:56 分別以「云何為色（受、想、行、識）？」的問答為每段落引言，直接帶出食集（*āhārasamudayā*）、食滅（*āhāranirodhā*）即是一一蘊的集、滅，以及八正道為道跡。並且在每段說明色、受、想、行、識的四轉後，都緊跟著穿插一段「沙門婆羅門如是證知」定型文句，強調能藉由色、受、想、行、識每一蘊的厭、離欲、滅而解脫輪迴，才是真正的善修行者。

其相對應的 SĀ 41，第一段也是直接破題講有五受陰；這裡雖然佛陀也說他於五受陰如實知，但並未套用證悟宣言先反說再正說的模式。如經題《五轉經》所示，SĀ 41 是說五種由四聖諦加上味患離而成的如實知，如經中說：「色如實知，色集、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接著 SĀ 41 的第二部份（相對於 SN

revulsion towards form, through its fading away and cessation, are liberated by nonclinging, they are well liberated. Those who are well liberated are consummate ones. As to those consummate ones, there is no round for describing them.” 英譯出處同上。

22:56 的第三段)也是自問自答,於一一蘊各有五個問題(即五轉):云何色如實知?云何色集如實知?云何色味如實知?云何色患如實知?云何色離如實知?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但回答的要點不同於 SN 22:56, SĀ 41 是融貫十二因緣的教學於其中說明:於色喜愛,是名色集;觸集是受集、想集、行集;名色集,是名識集。至於色(受、想、行、識)的味患離定義都一樣:緣色(受、想、行、識)因緣生喜樂是味;以「無常、苦、變易法」而為患;於一一蘊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名離。本經的最後一段,相當於 SN 22:56 的第四段,也是套用了「沙門婆羅門如是證知」定型句。

很明顯 SN 22:56 和 SĀ 41 兩經教學著重的義理並不相同,經文架構也不同。雖都以五取蘊為觀察對象,SN 22:56《取蘊遍轉經》是以四聖諦為架構說如實知五取蘊之四轉,但 SĀ 41《五轉經》是說五種由四聖諦加上味患離而成的如實知。除觀察五取蘊的方法不同,觀察的內容也不同,SN 22:56 重在說明食集、食滅即是蘊集、蘊滅,以及八正道為蘊滅道跡;而 SĀ 41 則融貫了十二因緣的教學,和強調味患離的定義。至於兩經所用的沙門婆羅門的定型文句,雖非能逐字對應,但主要表達的意思差不多,都是說於五取蘊能這麼做(SN 22:56 = 四轉, SĀ 41 = 五種如實知)的沙門婆羅門,即能藉由五取蘊的厭、離欲、滅而解脫輪迴,才是真正的善修行者。不過,這個「沙門婆羅門如是證知」定型句擺放位置卻差別很大,SN 22:56 是穿插在色、受、想、行、識四轉的每段後,而 SĀ 41 是在全部講完五取蘊的五種如實知後,才用這個定型文句作一個總結,也算是對所有修行人的勸修。相較之下, SĀ 41 的經文架構合理多了,一開始破題說有五受陰,佛陀於五受陰五種如實知,然後就色等一一蘊說明

五種如實知的內容，最後以「沙門婆羅門如是證知」定型句作一總結勸修。

如上分析，SN 22:56 和 SĀ 41 算是部份對應經。如果重點放在四聖諦四轉的教學架構加上佛陀證悟宣言，則 SĀ 650 以四聖諦四轉來觀察五根，並用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來強調，應該也可算是 SN 22:56 的部份對應經；不過兩經的材料內容並不相同。如果考量經文的材料內容都是五取蘊並且也都有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則 SN 22:26-7，SĀ 13-4 也可算是 SN 22:56 的部份對應經，雖然這四經是以味患離為教學架構來觀察五取蘊。

SN 22:56 的經文架構在本文所討論的巴利系經群顯得比較特殊，雖含有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但比其他巴利系經群少一句解脫智見定型句，其擺放位置和相關經文模板都不同。較諸漢譯 SĀ 41，雖同樣以五取蘊為主題，也含有「沙門婆羅門如是證知」定型句，但是兩經對五取蘊的教學不同，經文架構也不同。即使如上討論而擴大了對應經的範圍，SN 22:56 在巴利系經群系統中，其所應用定型文句和經文模板，顯得不太一致，似乎 SN 22:56 的經文架構和套用的定型文句有所錯置。為何如此不一致的情況在巴利尼科耶中沒有被統一？或者，SN 22:56 並非錯置的結果，而可能是經文模板和定型文句朝向系統化、固定化發展過程所留下的過渡期遺跡？將之類比於漢譯 SĀ 41 及其他部份對應經，SN 22:56 雖有差異，但也有很多類似處，可見應是曾經流傳過的經，不全然是因記憶失誤而錯置的產物。

二、SN 48:6-7 和 SĀ 650-1

接下來，討論 SN 48:6-7 與 SĀ 650-651 這四經為對應經的情形。巴利尼科耶中 SN 48:6 為《沙門婆羅門第一經》，SN

48:7 是《沙門婆羅門經第二經》。兩經的主題都是五根（信、進、念、定、慧），都是套用一樣的定型句，簡稱之為「沙門義、婆羅門義」（*sāmaññattha brahmaññattha*）；⁸⁶ 該定型句類似佛陀證悟宣言先反說、再正說，指出：「那些沙門、婆羅門若未達到某種條件（Y），對我（佛陀）來說非沙門數、婆羅門數，那些尊者並非見法自知作證而住於沙門義、婆羅門義。那些沙門、婆羅門凡達到某種條件（Y），對我（佛陀）來說是沙門數、婆羅門數，那些尊者見法自知作證而住於沙門義、婆羅門義。」⁸⁷ 兩經差別在於，SN 48:6 破題以「云何五根？」問答後，即以「沙門義、婆羅門義」定型句帶出（Y 等於）五根味患離如實知的教學。而 SN 48:7 則是將信、進、念、定、慧分別代入

⁸⁶ 巴利 *attha* 有多種意思，如意義 meaning、目的 purpose、目標 goal、利益 benefit。《雜阿含經》古譯為沙門義、婆羅門義，Bodhi 則譯為沙門的目標、婆羅門的目標（the goal of asceticism or the goal of brahminhood），請參以下註 87。SN 48:6-7 所用的「沙門義、婆羅門義」定型句，在《雜阿含》也有數經如此運用，如：SĀ 352-353 以四聖諦做法——從老死、生、有、取，至六入處——之四轉；SĀ 390 是說如實知四聖諦；SĀ 480 則是以四聖諦四轉做受的觀察；以上各例能如是觀察而如實知者才算住於沙門義、婆羅門義。

⁸⁷ 以 SN 48:6 為例：*Ye ca kho keci, bhikkhave, samaṇā vā brāhmaṇā vā imesaṃ pañcannam indriyānaṃ samudayaṃ ca atthaṅgamaṇaṃ assādaṇaṃ ādīnavaṇaṃ nissaraṇaṇaṃ yathābhūtaṃ pajānanti, te kho me, bhikkhave, samaṇā vā brāhmaṇā vā samaṇesu ceva samaṇasammatā brāhmaṇesu ca brāhmaṇasammatā; te ca paṇāyasmanto sāmaññatthaṇaṃ brahmaññatthaṇaṃ diṭṭheva dhamme sayaṃ abhiññā sacchikātvā upasampajja viharanti*”ti. 英譯：Those ascetics or brahmins, bhikkhus, who do not understand as they really are the gratification, the danger, and the escape in the case of these five faculties: these I do not consider to be ascetics among ascetics or brahmins among brahmins, and these venerable ones do not, by realizing it for themselv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in this very life enter and dwell in the goal of asceticism or the goal of brahminhood. But, bhikkhus, those ascetics and brahmins who understand these things: these I consider to be ascetics among ascetics and brahmins among brahmins, and these venerable ones, by realizing it for themselves with direct knowledge, in this very life enter and dwell in the goal of asceticism or the goal of brahminhood. 英譯出處 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1169-1170。

「沙門義、婆羅門義」定型句中，亦即在每一段就說出佛陀認為堪稱沙門、婆羅門義的條件（Y），分別為：如實知信根、信根集、信根滅、信根滅道跡；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復如是。

表六：以五根為主題之五部經文模板比較

經號	主題	教學架構	主要定型句	經文模板
SN 48:6	信進念 定慧	味、患、離	沙門義、婆羅門義	總說破題＋「沙門、婆羅門義」
SN 48:7	信進念 定慧	五根、集、滅、集滅道跡	沙門義、婆羅門義	別說破題＋「沙門、婆羅門義」
SN 48:21	信進念 定慧	五根、集、沒、味、患、離	佛陀證悟宣言	總說破題＋佛陀證悟宣言
SĀ 650	信進念 定慧	五根、集、滅、集滅道跡	佛陀證悟宣言	總說破題＋佛陀證悟宣言
SĀ 651	信進念 定慧	五根、集、沒、味、患、離	佛陀證悟宣言	總說破題＋佛陀證悟宣言

如表六可見觀察的主題，亦即處理的材料內容，雖同為五根，但是運用的經文模板卻不同。SĀ 650、SĀ 651 兩經都是套用「破題＋證悟宣言」的經文模板。兩經的差別在於，SĀ 650 的主題是五根做四聖諦的四轉，亦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及其之集、滅、滅道跡。但 SĀ 651 是四聖諦結合味患離的教學：如實知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及其之集、滅、味、患、離。這四部經被認為是對應經，顯然因為所討論的主題都是五根。但是巴利 SN 48:6-7 和 SĀ 650-1 經文中佔最大篇幅的定型句及其呈現的經文模板完全不同，亦即對五根的教學架構不一。以五根的教學架構言，SN 48:7 和 SĀ 650 兩經都是以四聖諦作五根的四轉觀察，說為部份對應經比較合理。若用佛陀證悟宣言的經文模板為衡量標準的話，則 SN 48:21 與 SĀ 651 相近程度更高，兩經都是教導五根及其集、滅、味、患、

離，並以佛陀證悟宣言總結勸修，可確定為一組完全對應經。

三、《相應部》味患離教學三個模版

運用不同的模板，代換不同的主題變項（材料內容），即可產生不同的經文。巴利《相應部》編輯者似乎有意識到在味患離教學上經文模板的運用，而將同主題而模板不同的經文並列，如講四大味患離有三經：SN 14:31、SN 14:32、SN 14:33；五蘊的味患離有 SN 22:26、SN 22:27、SN 22:28；六內入處味患離：SN 35:13、SN 35:15、SN 35:17；六外入處味患離：SN 35:14、SN 35:16、SN 35:18。如下表七所示，這四組同一主題的三個經，運用了三個不同的模板；換句話說，同一個材料內容（變項），用不同定型句組合所成的特定經文架構，作了三種不同教學處理。前兩個模板和佛陀的證悟宣言有關，已經分析比較如前。

表七：《相應部》味患離教學三個經文模版

	經文模板		
主題	佛陀自傳敘述引言 + 佛陀證悟宣言	破題（第二型） + 佛陀證悟宣言	〔若沒有 P 的味患離，則眾生不……。 因為有（P 的味患離），所以眾生……〕 + 〔眾生出離解脫天魔梵世間等〕
四大	SN 14:31	SN 14:32	SN 14:33
五蘊	SN 22:26	SN 22:27	SN 22:28
六內入處	SN 35:13	SN 35:15	SN 35:17
六外入處	SN 35:14	SN 35:16	SN 35:18

第三個經文模板的重點不在講佛陀的證悟，而是講眾生的解脫出離；主要的經文架構可簡化為兩個夾注號〔 〕內的定型句，P 為變項，如下：〔若沒有 P 的味、患、離，則眾生不……。

因為（有 P 的味、患、離），所以眾生……」⁸⁸ + 「眾生出離解脫天魔梵世間等」。第三個模板看來和前兩個模板沒有太多相似處，但是將「眾生出離解脫天魔梵世間等」這段定型句和佛陀證悟宣言比較，如下表八，可以發現兩者句構差不多，固定片語如「如實知味患離」、「天魔梵世間等」也幾乎相同。兩者最大差異在變換主詞和主要動詞，當主詞從佛陀換成眾生（*satta*），在「眾生出離解脫天魔梵世間等」定型文句中，為有所區分也不能用宣稱證悟無上正等正覺的套詞，而改為「已出離、離縛、解脫，以離於限制之心而住」（*nissatā visaññuttā vippamuttā vimariyādīkatena cetasā viharantī*）。

表八：巴利「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與「眾生出離解脫天魔梵世間等」定型文句比較

SN 35:13	SN 35:17
佛陀證悟宣言 ⁸⁹	眾生出離解脫天魔梵世間等 ⁹⁰
<i>Yāvakīvañcāhaṃ, bhikkhave,</i> 比丘們！只要我	<i>Yāvakīvañca, bhikkhave, satta</i> 比丘們！只要眾生

⁸⁸ 這句定型句也也見諸於漢譯 SĀ 13：「若眾生於色不味者，則不染於色；以眾生於色味故，則有染著。如是眾生於受、想、行、識不味者，彼眾生則不染於識；以眾生味受、想、行、識故，彼眾生染著於識……」（CBETA, T02, no. 99, p. 2b16-20）。

⁸⁹ 該定型文句的巴利文、中譯列於以下同欄各行，英譯請參註 17、註 18、註 19。

⁹⁰ 該定型文句的巴利文、中譯列於以下同欄各行，英譯：So long, bhikkhus, as beings have not directly known as they really are the gratification as gratification, the danger as danger, and the escape as escape in the case of these six internal sense bases, they have not escaped from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Māra, and Brahmā, from this generation with its ascetics and bramins, its devas and humans; they have not become detached from it, released from it, nor do they dwell with a mind rid of barriers. But when beings have directly known all this as it really is, then they have escaped from this world with its devas and humans... they have become detached from it, released from it, and they dwell with a mind rid of barriers. 出處：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1138-39。

SN 35:13	SN 35:17
<i>imesaṃ channaṃ ajjhattikānaṃ āyatanānaṃ ev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ñ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nābbhaññāsiṃ,</i> 不如實證知六內處：樂味是樂味、過患是過患、出離是出離，	<i>imesaṃ channaṃ ajjhattikānaṃ āyatanān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ñ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nābbhaññāmsu,</i> 不如實證知六內處：樂味是樂味、過患是過患、出離是出離，
<i>neva tāv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i> 比丘們！我不在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的世代中，	<i>neva tāva, bhikkhave, sattā sadevakā lokā samārakā sabrahmakā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i> 比丘們！眾生就還未從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世代中，
<i>‘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ti paccaññāsiṃ.</i> 自稱已悟入無上正等覺。	<i>nissatā visaññuttā vipparamuttā vimariyādīkatena cetasā viharimsu.</i> 出離、離縛、脫離，已出離、離縛、解脫，以離於限制之心而住。
<i>Yato ca khvāhaṃ, bhikkhave,</i> 但，比丘們！當我	<i>Yato ca kho, bhikkhave, sattā</i> 但，比丘們！當眾生
<i>imesaṃ channaṃ ajjhattikānaṃ āyatanānaṃ ev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ñ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āññāsiṃ,</i> 如實證知六內處樂味是樂味、過患是過患、出離是出離，	<i>imesaṃ channaṃ ajjhattikānaṃ āyatanānaṃ assādañca assādato, ādīnavañca ādīnavato, nissaraṇañca nissaraṇato yathābhūtaṃ abbhāññāmsu,</i> 如實證知六內處：樂味是樂味、過患是過患、出離是出離，
<i>athāhaṃ, bhikkhave, sadevake loke samārake sabrahmake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i> 比丘們！我才在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世代中，	<i>atha, bhikkhave, sattā sadevakā lokā samārakā sabrahmakā sassamaṇabrāhmaṇiyā pajāya sadevamanussāya</i> 比丘們！眾生才從天、魔、梵世間，沙門、婆羅門、天、人世代中，
<i>anuttaraṃ sammāsambodhiṃ abhisambuddho’ ti paccaññāsiṃ.</i> 宣稱已悟入無上正等覺。	<i>nissatā visaññuttā vipparamuttā vimariyādīkatena cetasā viharanti’ ti.</i> 出離、離縛、脫離，已出離、離縛、解脫，以離於限制之心而住。
<i>Ñāṇañca pana me dassanaṃ udapādi: ‘akuppā me vimutti, ayamantimā jāti, natthi dāni punabbhavo’ ti.</i> 又，知見於我生起：我解脫不動搖，此為我最後生，現在不再受後有了。	

巴利《相應部》這三個模板用於同一主題的教學，似乎是有清楚的界定，不會混淆。但在《雜阿含經》有一例 SĀ 13，卻是將巴利《相應部》第三個模板的後半之「眾生出離解脫天魔梵世間等」，調換成佛陀證悟宣言，而成為：〔若沒有 P 的味患離，則眾生不……。因為有（P 的味患離），所以眾生……〕＋〔佛陀證悟宣言〕。就法義、邏輯來說，SĀ 13 的經文也不算有問題。就套用定型句來說，「眾生出離解脫天魔梵世間等」和佛陀證悟宣言幾乎是一樣的句構，或許是混淆錯用。不過換個角度想，SĀ 13 也類似之前討論的 SN 22:56 的情況，似乎混用了不同模板的定型句，但也不見得是繆誤，可能是曾流傳公認的經典，是系統化編輯的經群中少數變異的例子。不過相較之下，巴利《相應部》在所套用的模板和定型文句上，有注意到佛陀與眾生的差別，並表現於不同主詞與相關定型文句的一致，相對較為合理。

而 Suttacentral 標示 SĀ 13 的巴利對應經為 SN 22:28，可能是因為同樣講五蘊味患離，而且前段用同樣的定型句「若眾生於色不味者，則不染於色；以眾生於色味故，則有染著……」。⁹¹但這兩經後半部的運用的定型句不同，漢譯 SĀ 13 用佛陀證悟宣言，而巴利 SN 22:28 用「眾生出離解脫天魔梵世間等」定型句，兩經只能算是部份對應經。若是用部份對應的標準，一樣是講五蘊味患離，並後面套用佛陀證悟宣言的 SN 22:26、SN 22:27，應該也列為 SĀ 13 的對應經。

運用經文模板的概念，比對不同經文架構和運用的定型文句組合，對判斷對應經是有相當的助益。藉由經文模板的比對，除

⁹¹ CBETA, T02, no. 99, p. 2b16-18。

能準確找到完全對應經，也擴充了同一主題而不同處理、或不同主題而相同處理的部份對應經。在漢巴兩系早期佛經比較研究，多些類似的經例相對照，較不會對兩部經文間的變異驟下是記憶錯誤、傳承繆失、或法義偏移等這類的斷語。

伍、結論

早期佛教經典一大特色是既有高度的一致性，又包含許多變異。本文鎖定巴利尼科耶中含佛陀證悟宣言經群，一方面比較不同經文中的證悟宣言定型文句，一方面探討經文模板的現象；此外，也針對巴利系的定型文句和經文模板，做漢譯阿含的對應比較。經文模板和定型文句很可能都是早期佛經集成和口傳的工具，有固定模式既方便編纂經文，也有助於記憶和口傳合誦。在此固定化模式中，隨主題而更動的變項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此才能兼顧解說、教學上所需的彈性變化。

漢巴兩系的早期經典都有佛陀證悟宣言的定型文句，基本句構都一樣：先反面陳述未達證悟條件則如何，再正面宣稱達到條件而證悟。巴利系的佛陀證悟宣言最後有一句解脫智見定型句，來說明證悟無上正等覺的境界；但在《雜阿含》則只有兩句，沒有獨立的解脫智見定型句，而在這正反兩句中插入「解脫、出、離、心離顛倒」之類的固定片語，這是巴利系經群所無的。儘管有所差異，但都有納入描述證悟情形的語句於整個定型文句中。

包含佛陀證悟宣言經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各部派經、律、論所傳不同版本的《轉法輪經》中的佛陀證悟宣言，都是一樣的模式：先反面陳述證悟條件、再正面宣稱證悟。同一部派所傳的定型文句一致性比較高，不同部派的文句模式各有特色，但也有彼此類似處，可見部派間互相影響的情形相當複雜。以《轉法輪

經》的地位及流傳之廣，其他經群應用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可能是受其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轉法輪經》中佛陀證悟宣言指稱佛陀以如實證知四聖諦三轉十二行而悟入無上正等覺，此外大部分的經群幾乎都關乎味患離的教學、及其結合四聖諦之集滅味患離的教學。雖本文證據不足以斷言兩者先後發展的關係，但可肯定的是，味患離的教學在早期佛教顯然是公認非常重要，而可和四聖諦相提並論。

在觀察經文模板和定型文句的組合關係，巴利聖典較之於漢譯阿含，更有朝向系統化編輯的趨勢，雖然也有少數未統一的經例。雖然《雜阿含經》相關經群相當一致地有完整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但仔細分析時，巴利系經群套用經文模板及相關固定片語、定型句的情形，反而較漢譯《雜阿含經》有系統。巴利尼科耶中含佛陀證悟宣言的經群，呈現兩個明顯的經文模板：「破題＋佛陀證悟宣言」、「佛陀自傳敘述＋佛陀證悟宣言」。似乎巴利尼科耶的編輯者也有注意到經文模板的現象，而將主題（變項）相同、而經文模板不同的經文並列，尤其是在味患離教學上經文的編排。

藉由模板和變項的概念，分析經文的形式內容和材料內容，可有效率統整比較研究早期佛經，有助於理解早期佛教教學的整體性，也有助於判斷早期佛教文獻跨語言、跨部派的對應經。如上分析含佛陀證悟宣言定型文句經群，當經文模板不同，其他搭配的定型文句也跟著不同，而造成對同一主題（材料內容）會有不同法義的教學。因此，透過經文模板分析經群的整體架構、定型句以及變項，很容易觀察出，同一主題有不同教學架構及著重的法義，或者同一教學架構運用在不同主題上。

用經文模板的觀念統整定型文句，進而分析觀察整部經文或某些經群，雖有以上好處，但仍有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如經文有混用不同模板的定型文句，應該如何處理、解釋？還有，這裡所處理的經群主要出自巴利《相應部》、《增支部》及漢譯《雜阿含經》較短的經文，可能沒那麼適切於長經文，而需要另作研究，討論較長經文的模板現象。

略符

AN	Aṅguttara Nikāya
EĀ	Ekottara Āgama 《增壹阿含經》 T125
MĀ	Madhyama Āgama 《中阿含經》 T 26
MN	Majjhima Nikāya
SĀ	Samyukta Āgama 《雜阿含經》 T 99
SN	Samyutta Nikāya
Vin	Vinayaṭṭakā

T = 《大正新脩大藏經》，資料引用是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的電子佛典系列光碟（2016）。

* 巴利經引用以 the Pāli Text Society 版本為主。

引用書目

一、原典與翻譯

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拘鄰等品》，CBETA, T03, no. 186。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CBETA, T 26。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CBETA, T 125。

東晉·卑摩羅叉譯，《十誦律·五百比丘結集三藏法品第一》，
CBETA, T23, no. 1435。

符秦·僧伽跋澄譯，《鞞婆沙論·四聖諦處第三十二之餘》，
CBETA, T28, no. 1547。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受戒捷度之二》，
CBETA, T22, no. 1428。

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轉法輪品》，CBETA, T 04, no. 192。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CBETA, T 99。

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第三分初
受戒法上》，CBETA, T22, no. 1421。

唐·義淨譯，《佛說三轉法輪經》，CBETA, T 02, no.110。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CBETA, T 24,
no. 1451。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CBETA, T24,
no. 1450。

尊者大目乾連造，唐·玄奘譯，《阿毘達磨法蘊足論·聖諦品第
十》，CBETA, T26, no. 1537。

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轉法輪品》，CBETA, T 03,

no. 187 °

明·釋德清，《觀楞伽經記·觀楞伽記略科題辭》，CBETA, X 17, no. 326-a °

Bodhi.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Saṃyutt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0.

Bodhi.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Aṅguttar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 2012.

Jones, J.J., trans. *The Mahāvastu: Translated from the Buddhist Sanskrit*, Vol. 3. London: Luzac, 1956.

Ñāṇamoli and Bodhi.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A translation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95.

Senart, Emile, ed. *Le Mahāvastu (vol. 3): Texte sanscrit publi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t accompagné d'introductions et d'un commentair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897. Retrieved from <https://suttacentral.net/san-lo-mvu95/san/senart> on Tue Feb 26 2019 07:42:26 GMT+0800 (CST).

The Dharmachakra Translation Committee, trans. *The Play in Full, Lalitavistara*, Toh 95, Degé Kangyur, vol.46, folios 1b-216b. 8400, 2013.

Vaidya, P. L., ed. *Lalitavistaraḥ*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1958. Retrieved from <https://suttacentral.net/lal26/san/vaidya#vai58304> on Tue Feb 26 2019 07:55:29 GMT+0800 (CST).

二、專書與論文

辛島靜志，〈誰創造了大乘經典一大眾部與方等經典〉，《佛光

- 學報》新三卷第1期：維摩經與東亞文化專刊，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2017年1月，頁1-86。
- 越建東，〈西方學界對早期佛教口傳文獻形成的研究近況評介〉，《中華佛學研究》第8期，2004年3月，頁327-348。
- ，〈早期佛教文獻中所載一個典型佛教修行道架構及其來源之探討——以漢譯四《阿含經》和巴利四尼柯耶為代表〉，《中華佛學學報》第19期，2006年7月，頁147-178。
- ，〈巴利經典文獻中定型文句的一些特徵〉，《臺大佛學研究》第14期，2007年12月，頁37-75。
- 楊富學，〈回鶻文佛傳故事研究 - 以 Mainz 131 (T II Y 37)《佛陀傳》為中心〉，《中華佛學研究》第10期，2006年3月，頁239-253。
- 蘇錦坤，〈試論對照目錄的對應經典與參考經典〉，《正觀雜誌》第76期，2016年3月，頁105-196。
- 釋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正聞出版社，1971年（1994年重版）。
-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76年。
- ，〈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聞出版社，1986年。
- Allon, Mark. *Style and Function: A Study of the Dominant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Prose Portions of Pāli Canonical Sutta Texts and Their Mnemonic Functio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a Monograph Series XII,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Advanced Buddhist Studies, 1997.
- . “The Oral Composi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Early Buddhist

- Texts.” In *Indian Insights: Buddhism, Brahmanism and Bhakti, Papers from the Annual Spalding Symposium on Indian Religions*, edited by Peter Connolly & Sue Hamilton, 39-61. London: Luzac Oriental, 1997.
- Anālayo. “Oral Dimensions of Pāli Discourses: Pericopes, Other Mnemonic Techniques and the Oral Performance Context.” *Cana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3 (2007): 5-33.
- . “The Chinese Parallels to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 (1).” *Journal of the 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3 (2012): 12-46.
- . “The Chinese Parallels to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 (2).” *Journal of the 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5 (2013): 9-41.
- . “The Brahmajāla and the Early Buddhist Oral Tradition.”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17 (2014a): 41-59.
- Anālayo and Roderick S. Bucknell. “Correspondence Table for Parallels to the Discourses of the Majjhima Nikāya: Toward a Revision of Akanuma’s Comparative Catalogue.” *Journal of the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4 (2006): 215-243.
- Bucknell, Roderick S. “Catalogues of Parallel Buddhist Sūtras in Pali, Chinese, Sanskrit, and Other Language.” In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Wuyue Buddhist Academic Forum*, 427-441. Hangzhou, China: Hangzhou Buddhist Academy, 2016.
- Cousins, L.S. “Pali Oral Literature.” In *Buddhist Studies, Ancient and Modern*, edited by Philip Denwood & Alexander Piatigorsky, 1-11. London: Curzon Pr., 1983.

Gombrich, Richard. "How the Mahayana Began." *Journal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1 (1988): 29-46.

Norman, K.R. "Buddhism and Oral Tradition." In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The Bukkyō Dendō Kyōkai Lectures 1994*, 44-49. London: SOAS, 1997.

Sujato, Bhikkhu, and Bhikkhu Brahmalī.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 Oxford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2013.
<http://www.ocbs.org/lectures-a-articles-ocbsmain-121/online-publications/69-online-publications/339-the-authenticity-of-the-early-buddhist-texts>.

Williams, Paul, and Anthony Tribe. *Buddhist Thought: A 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Indian Tradi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0.

Wynne, Alexander. "The Oral Transmission of the Early Buddhist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7, no. 1 (2004): 97-127.

———. *The Origin of Buddhist Medit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7.

三、網路資源：

SuttaCentral—Early Buddhist Texts, Translations, and Parallels.
Accessed May 29, 2019. <https://suttacentral.net>

Textual Templates in Early Buddhist Texts: A Study of Suttas Associated with the Buddha's Enlightenment Announcement

Shi, Jianxun *

Abstract

Why early Buddhist texts present highly consistency,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ntain many variation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y of textual templates and variables. The textual templates maintain the uniformity required for communal recitations; they function as a memory aid, an editorial tool, and a mechanism for oral transmission of early Buddhist tex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variables contribute to the variety of early Buddhist texts. The change of variables is the main difference observed between one text and another.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ose suttas in the Pāli Nikāyas which include the fixed expressions for the Buddha's enlightenment announcement as a case study. Then,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Pāli suttas and their parallel texts in the Chinese Āgamas is also done. Both the Pāli texts and the Chinese texts apply the fixed expressions and the textual templates associated with the Buddha's announcement of his enlightenment. Comparatively, the compilers of the Pāli Nikāyas use them more systematically than those of the Chinese Āgamas do.

* Junior Fellow of Hong Kong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

In these texts, one significant theme is the three turning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emphasised in various parallels of *the Turning of the Dhamma Wheel Sutta*. Besides, most of these suttas are affiliated with the teaching on the triad of gratification, danger and escape, and the teaching that combines the triad with the four noble truths.

The application of textual templates and variables is an efficient and critical method to study early Buddhist texts. It can tell that some are in the same templates but different from their variables, and some are with the same variable, though in different templates. In this way, full or partial parallel texts can be easily detected from hundreds of texts in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and languages, which is crucial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arly Buddhist texts.

Keywords: oral transmission, Nikāyas, Āgamas, fixed expressions, the Buddha's enlightenment